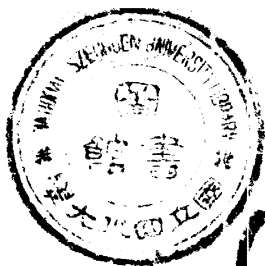


綿被

田山花袋著
夏正尊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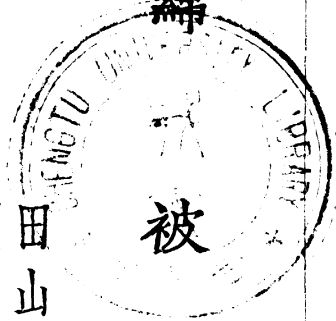


東洋文庫

綿

被

田山花袋著
夏巧尊譯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27



80753697

愛 慾 (代序)

方光燾

想來已是將近十年了。

正當春色惱人，櫻花爭豔的三月，日邦人士，真是舉國若狂，各趁着大好的春光，及時行樂。男的插花攜酒，女的豔服濃妝，都如癡如醉地，成羣結隊着，齊往郊外去欣賞那全國稱頌的名花。在異鄉——東京——作客的我，自然提不起那般逸興閒情；不過當這春假期中，悶居在客寓裏，真也覺得無聊。同寓的幾位朋友，新近卻醉心了田山花袋的綿被，每日團聚在下宿屋的小房子裏，熱烈地雄談着他們的戀愛哲學，我因了這機緣，便從他們處借來這册名著，費上一夜工夫，總算囫圇地讀完了。當這情熱的，浪漫的少年時代，我原

沈浸在空想幻夢裏面，當然理解不了書中深切的悲哀，和人生的煩惱；但這段香豔的故事，卻也做了我當時的夢想資料。茶餘飯後，每和朋友相遇的時節，彼此都是異口同聲，爭效着芳子姑娘的口吻。喜歡說什麼「嘍！先生！」什麼「啣呀！刻毒的師母！記得的師母！」鬧個不休；而在我的頭腦中，又復描畫出芳子姑娘的情影，眉飛色舞地居然以竹中時雄自命了。幻想着他年回國之後，我必以小說名世；也許從茲博得二三名媛淑女，投我門下。那時便要擇一豔麗多嬌的，加以教育，或當溫暖的三春晚上，傍着明亮的電燈，教她讀什麼屠格涅夫全集；或在涼爽的仲秋月夜，對着將開的叢菊，和她談些世界文藝思潮。自然我還沒有結婚，她也用不着向我師母，說什麼早十年出世的話……

唉！像這樣的香甜好夢，當日真不知做過幾回，可憐流光如矢，歸國後匆匆已是三年了，這三年來，東奔西走，謀食謀衣，不要說什麼小說名世，就連寫作小說的餘閒，亦何曾有過！我真如野馬套上了絡頭，蒙蔽了雙眼，身上受了鞭撻，不能不拉着「生活」的馬車，盲目

地向前奔走，所謂名媛淑女的幻想奇思，真的早已忘懷了！三年間的成績，總算在現實社會裏，嘗了不少的苦辛，受了不少的教訓，纔明白得什麼戀愛，什麼結婚，都無非是造物弄人的把戲。任憑你說得怎樣優美高尚，怎樣芳豔香甜，怕在這五濁世界中，總逃不了一場醜惡的愛和慾的爭鬪。

空憶勞碌中，三十之年，忽焉已過去了。雖然我還未及中年，卻有些傷於哀樂！從前所愛吟的戀歌，喜讀的言情小說，都早就打疊起來，埋藏在破竹筒內，不必說，沒有再讀的餘閒，實在已沒有再讀的勇氣了！去年夏日，丐尊先生在白馬湖上，一時高興譯完了綿被帶到江灣來，叫我替他對校原文，細讀一過。我當時雖然承諾了；但一記起昔日的浪漫奇思，一憶到芳子的嬌豔語調，真有幾分隔世之感，再也提不起重讀的精神。我的先生剛倉氏常常說他一過了五十歲，每聽到肉聲似的震顫的梵啞鈴便感到膩煩嘈雜；只有沉着的鋼琴音，纔能使他寧靜，雖然我還沒有老到厭聽梵啞鈴，但我平日耽讀着蘭姆的愛麗亞

小品集和吉興的草堂日記，對於那些談戀講愛的小說，卻也有點怕讀了。丐尊先生回白馬湖後，屢次來信催迫，實在延宕不過，終於勉強地翻開原文譯文，爲他校讀了一番，誰知校完以後，所得的印象，卻與十年前的迥異了！

年齡總算沒有虧待了我，綿被也沒有欺騙了我，書中主人公的悲哀和苦悶，我自信現在不特能了解得幾分，真的在我心中，竟也能感到同樣的煩憂。我深深地痛感到我們不幸生而爲人，既做了上帝的選民，又甘爲撒但的奴隸。上帝教我們以愛，撒但誘我們以慾。在愛慾的當中，苦樂悲歡，交替不絕地騷擾着，我們從此便無寧日了！

真的，我們只要有宏深的愛，堅固的信心，縱然打不出苦樂悲歡的重圍，但我們的生活，總能因此益加充實能。詩聖勃朗寧 (Robert Browning) 在愛芙靈胡柏 (Evelyn Hope) 一詩裏，怎樣地啟示了我們！容我且把這詩的大意，抄譯在下面；

『美麗的愛芙靈胡柏死了，暫且坐在她的旁邊守着罷。那是她的書架，這是她的臥牀。她摘來的天竺葵花，在瓶中雖已漸形枯萎，想還是和她生時，沒有什麼差異。窗戶緊閉，沒有光照進來；僅從窗隙間，透射出二條長長的光線。

十六歲便死了！怕她還沒有聽見過我的名姓；而且她也未曾到達了她的戀愛時期。種種的希望和目的，橫亘在她的前途；她也有她的義務，更有她的些細煩惱，時而寧靜，時而騷然。又誰知突然地上帝招手召她，到如今單單留存下這慘白的顏面。

愛芙靈胡柏現在向你說，難道是太遲了麼？你的靈，純真。用氣，水，火造你的善星，便是司你運命的明神。我和你年齡相差三倍；我和你生活的道路，顯是分歧；難道因了這些，我和你只能算是尋常的世途伴侶，此外便毫不相關了，無緣分。

不，決不是那樣。在天的上帝，有創造的大力，也有惠諾的宏恩。他創造愛來酬

答愛，要使世間沒有單戀二字留存。我爲我自身的愛，仍然向你追尋。我明知這是遠遠未來的事，真不知要牽延幾世幾生。當尋到你的時節，尙未來臨，我應知應學的事還多着，正該嘗盡一切的苦辛。

這時節要來的，終於要來的罷。愛芙靈胡柏！你那純潔晴明的靈和肉，長年累月埋藏在下界究爲了什麼？我這樣向你尋問的時節，終於來臨的罷！你那琥珀般黃的髮，天竺葵花般紅的口唇，究爲着誰呢？當新生命畢竟代替了舊生命的時候，你我的關係，成了怎樣？想來我能明白了那些的時節，終於來臨的罷。

在未來的生裏，我將和你說：「從那時以來，我自身增加了許多生活經驗；真不知幾回的拋棄自己，幾度的轉生。衆人所獲得的，我已得了。探索了幾多時代，踏遍了幾許都城；但在我心靈的全範圍，總差着一個——單單少了一件東西，我不知我失了她，抑或是她拋了我；總覺得少着的只是這一件東西。（意即指未遂的

戀愛）愛芙靈胡柏呀！到如今追尋你纔得到了你。結果怎樣？我和你且看着罷。」
愛芙靈胡柏和你談這話的未來之日，終於來臨的罷。

到了那時，想我更當和你這樣說：「愛芙靈呀！我真始終愛戀着你，在我的胸中，縱然充實，卻總覺得缺少了一些。因此爲你少年天真的笑爲你嬌豔嫩紅的嘴唇，爲你的金絲的髮，在我胸中，早就留下了十二分的餘地，去容藏那些。」現在我將這天竺葵花的一瓣，藏在你那冷的掌心。保持着，其間有我你的祕密留存。安靜地長眠罷！在未來之生裏，你將醒，你將記起今日的我，你將恍然有所悟罷。」

這詩真充滿了堅強的信仰，「上帝創造愛來酬答愛」是何等有力，何等信心堅固的話！「探索了幾多時代，踏遍了幾許都城」是何等勇敢，何等剛毅的精神！可憐在我們利害打算，得失計較的凡人心頭，這許多偉大的言詞，早已不能生根了！懷疑蒙蔽了我們的

眼睛，肉慾塗抹了我們的神性，卑怯消磨了我們的意志，可憐我們終於不能被深鎖在「虛偽」的監牢中，煩悶無聊地把一生過了。

真的，我們倘能抉破因襲的藩籬，踐踏世間的道德，做一縱情任性的滿足自己的惡魔，也許比諸虛偽的過活，還多留得幾分人性，即在生的意義上，怕也較為充實罷。詩聖勃朗寧在包菲麗亞的戀人 (Porphyrion's Love) 一詩裏，同樣地啓示了我們。容我再把這詩的大意抄譯在下面罷：

「今宵早就下了雨，不久更刮起淒其的風，凶惡地吹折了榆枝，狠命地攪翻了湖水，我 heart 要碎裂似的聳聽着。包菲麗亞在這當兒溜進來了，她閉上了門，把寒冷和暴風，一齊送出。她彎身下去，燃着了將死的火爐，使得草廬中滿室溫暖。做畢了，她復站起身來，除去了淋溼的外衣和圍巾，把污泥的手套，擱在一旁；復解開帽紐，

讓那濡溼的頭髮，散亂下垂。她於是走近我的身傍，叫喚我，默默無言中，她復把我的手圍在她的腰際。裸出雪白的肩，鬆散的金絲髮，披在上面。她更低身下去，把肩兒支承着我的頰兒，金絲髮散亂地遮蔽了一切。她囁嚅地說她如何愛我；她太怯弱了，雖然費盡心力仍脫不了誇耀和虛榮的羈絆，解不開糾紛的心情；因此便不能把她的終身歸屬了我。然而熱情有時卻能佔了勝利。今夜的盛筵，總抑制不了她的相思情緒。她想念着那戀愛成空，正爲她憔悴的人兒，竟冒着狂風暴雨，突然間來到我處。我細察她的眼，在那裏確充滿了愉悅和驕矜。我終於明白了包菲麗亞真敬重我的。驚愕膨脹了我的心，我鎮靜心神。追問自己「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只有在這一瞬間，她是我有的，是美妙，至純，至上的我的所有。我想到了一事，我應當去做；便把她的髮兒拼揉成一條金色長繩，在她的細頸上一重二重三重地繞了三圍，我絞殺了她！她正如蜜蜂被關閉在花心，也沒有什麼痛苦。我更小心地開

開了她的臉皮，在毫無塵垢的碧眼中，還留有笑痕。我就從她的頸間，解開了捲牢的髮，當熱烈地吻着她，雙頰重又浮起了紅暈。我們依舊相偎傍着，正和前一樣；不過此次卻是我的肩兒，支撐着她那下垂的首領。玫瑰色的含笑的顏面，呈露出愉悅的歡心。這是因她的願望已成就了；消失了一切的毀謗，卻得着了，我，她的戀人。她真想不到怎樣她的願望竟得了依從應允。我們這樣安靜地默坐到天明，毫不動驚。但是上帝呢！卻也不說什麼。

這首詩真大膽地說穿了戀愛的心理，同時也揭破了人們的獸性。「我絞殺她了，她也沒有什麼痛苦。」是何等縱情任性的自私的言詞！「上帝也不說什麼」是何等剛愎，蔑視一切的話！王爾德在萊丁獄中歌裏曾說：

Yet each man kills the things he loves, (大意)讓大家一齊聽着，

By each let this be heard,

世間一切男人，把心愛的東西殺掉。

Some do it with a bitter look,

有的用着苦顏，

Some with a flattering word,

有的用着甘言，

The coward does it with a kiss.

膽怯的用着接吻，

The brave man with a sword,

只有勇者纔拿着刀兒把愛人殺掉。

絞殺愛人的，真不失爲一堂堂勇者！可憐膽怯的我們，包圍在一切的世法和囚襲的道德中間，得失計較，利害打算，一方怕失去心愛的人兒，一方卻拋不了金錢名譽，因此我們就和勃朗寧說的「未燃的明燈」(Unlighted Lamp)一樣，在虛矯詐僞裏，空虛地把一生耗了。

我們生而爲人，原具備有神獸二性。愛和慾在我們胸中燃燒衝撞。我們不能學愛美的戀人，堅強地信賴上帝；又不能效包菲麗亞的戀人，蔑視一切，佔有了愛人。在我們短

促的一生裏爲了靈肉鬪爭煩悶痛苦悲哀紛擾糾纏着從此人間便成了我們的煉獄（purgatory）。我們站在天堂地獄的交界上瞻前顧後我們的生活真應如何真摯如何嚴肅毫不懈怠地力求着生之充實唉！可憐我們在這短促時期中明知「死」是不可逃避的卻日日以「不死」自欺自慰直到了鬼門關上纔知道死已臨頭到那時真也萬悔莫及了！我們倘能把「死」時時刻刻放在心中我們的生活自然能不苟且自然能努力認真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成了我們的祈禱我們的言詞也都成了我們的懺悔。

田山花袋是在煉獄界中能認真過活的一人。綿被也就是他的懺悔實錄不必說書中的主人公便是田山氏自身了！他於靈肉的衝突愛慾的爭鬪真能大膽真摯地敘述嚴肅露骨地描寫。我初讀此書粗忽這些卻單單注意那香豔事實我真糟塌了此書。我信中文譯本出世國中必有若干青年愛讀此書；其間也許有一二粗心如我的人只求事實囫圇吞棗地糟塌了綿被怕這責任非譯者所擔負得起的罷。現在容我把這書着眼處節鈔

幾節出來加以私意的解釋；藉此可以明白我重讀此書的態度，且以補我從前糟塌之過於萬一。

當橫山芳子居住在竹中家內不上二月，家庭間對於竹中和芳子的猜疑，已似陰雲般密布着。竹中終於把芳子寄居在他的姊姊家中。那時竹中曾有一段深刻的反省，記在書中十七至二十頁內：

妙齡女子常現輕佻，纔輕佻即復沈靜，對於些微的事情，也會無端地動情，無謂地煩悶。那種不是戀愛，也不是非戀愛的迷離態度，不斷地使時雄受其誘惑。道義之力，習俗之力，機會一到，其破碎比裂帛還容易，所不容易到的只是這衝破一切的機會罷了。

在時雄自想，這機會在這一年中至少是有兩次遇到了的。一次是在芳子寄來

厚厚的信來，和淚訴說自己無狀，恐不能報答先生的厚恩，不如回到故鄉作了農夫之妻在鄉間埋了一生的時候。還有一次是在某一夜芳子正獨自看守屋子時，雄偶然去訪問她的時候。第一次的時候，時雄會也明瞭她來信的用意，爲了回信的寫法，會煩惱得一夜沒睡。幾次地竊視妻的熟睡着的臉，自責自己良心的麻木，第二日早晨寄去的回信，儼然取了師的態度。第二次是這以後兩個月光景的春天晚上，時雄偶然去訪問時，芳子敷了粉，相貌打扮得很好，茫然地坐在爐旁。

『做甚麼？』這樣問她。

『看屋子哩。』

『姊到那裏去了？』

『到四谷買東西去了。』

說了注視時雄的面孔，那樣子真是豔麗。時雄因這有力的一瞥，不禁心胸悸動。

了。彼此道了兩三句的普通言語，可是在這平凡的談話中，彼此都似乎覺到有不是平凡的地方，這時候如果再對語十五分鐘，事情就不可知了。女的富於表情的眼炯炯地，言語都帶豔氣，態度迥異尋常。

「今夜打扮得很美哩！」男的故意取笑了說。

「呃，方纔入了浴的。」

「粉很白哩。」

「咳！先生！」說着笑了，把身體傾斜了作出嬌態。

時雄立刻走了。芳子阻止他說還早，時雄堅說非回去不可，芳子戀戀地在月下走送一程，那白面龐上確籠着某種深玄的神祕。

他明知道義習俗之力，機會一到，破碎得比裂帛還容易；然而機會來了，他怎樣呢？他

不是儼然取了師的態度麼？他不是堅說非回去不可麼？這其間他深感到靈肉鬭爭的苦痛，愛慾衝突的煩悶，他終於嚴肅真摯地逃避開了！

當芳子來東京的途中，遇到田中秀夫，因此而墮入了戀愛的時節，竹中胸裏的煩憂，重復鮮明起來了。書中二十一頁裏，有了這樣一段記述：

時雄不得不煩悶了，自己的所愛的人突被奪去，心很不快。自己本來沒有把女弟子當作戀人的意思，如果有這樣明白的意思，那末在那兩次接近的好機會裏，應該是毫無躊躇的了。可是，把這所愛的女弟子——在寂寞的生活裏加增色彩給與無限的力的芳子，突然任人奪去，能容忍嗎？前兩次的機會雖都躊躇了沒有提到，然待第三次機會第四次機會來時，創造新運命與新生活，實是他心坎底裏的希望。時雄悶了，心亂了，嫉妒，可惜，悔恨雜成一處，在頭腦裏旋風似地迴轉，為師的道義之念

也雜在裏面，越使火炎旺盛，其中還加着有爲了所愛的女子的幸福而犧牲的心念。終於在晚餐時加飲了多量的酒，泥漢似地醉着睡了。

第二日是日曜，屋後樹林上蕭蕭地滴着雨絲，使時雄倍覺寂寥。老樺樹上滴着雨點，長長地，看去似乎從無限的空中無限地地下着。時雄無讀書的勇氣，也不想執筆，躺在觸背已感秋冷的籐椅上，注視那長長的雨絲，一壁由這次的事件想到自己的半生。在他的經驗中，這樣的經驗會有過幾次，因了一步之差，不能突入運命正中，只立在圈外徬徨的寂寞的苦悶，是他所常嘗到過的。在文學上如此，在社會上也如此；戀愛，戀愛，到現在也仍陷入這樣消極的運命，一想到此，不得不痛感到自己的無能與薄命。覺得這就是屠格涅夫所謂“superfluous man”（無用的贅物），不禁反覆聯想到那作品中主人公的無聊的一生了。

寂寥不堪，近午即叫備酒，妻的準備略遲了些，就唧咕不快，及見食盤上看饌不

佳，遂動了火，自暴自棄地把酒狂喝。一瓶兩瓶地瓶數增加上去，時雄就已泥醉，對於妻的不平也不說了。瓶中酒一完，只叫『酒酒！酒酒！』酒拿來時，一味狂喝。膽小的女婢，呆着了看，以爲不知甚麼了。纔在那里將那五歲的孩子撫抱接吻逗着玩的，不知爲了甚麼，忽然哭了起來，就動了怒把他屁股亂打，那末一來，三個孩子恐怕得不敢近去，只遠遠地驚看那和平日如出二人的父親的紅臉。喝了幾瓶以後，就此醉倒，連食盤翻筋斗也不知道。

竹中雖然逃避了二次的機會，卻總期望着三次四次的機會來臨。肉慾依然在他的胸中活動，他想拋棄一切去創造他的生活。然而因循坐誤，芳子畢竟愛上了他人。這時的煩悶，悔恨，嫉妬，終非真摯的竹中所能甘受；於是他想犧牲自己，爲愛之故，而做了芳子和田中的保護者了。

從芳子的信中，知道田中已來東京。一時裏竹中眼間顯現着他的戀愛仇敵，不由得胸中起了無名的嫉妬。書中二十八頁內又有這樣一段話：

時雄讀這信時，胸中燒火着種種的感情，這名叫田中的二十一歲的青年，現在正在這東京，芳子曾去接他，或者已有了甚麼也未可知，前次所說的話，或許全是虛言，或者這次暑假在須磨相遇的時候，已經成就，後來的到西京去，也是爲了滿足欲望，現在亦因爲耐不住相思，所以隨了女子之後趕到東京來的也未可知。手是握過了罷，胸與胸會相熨貼了罷，在無人見的旅館樓上，有誰知他們在幹甚麼呢，齷齪與不齷齪，都只是剎那間的事。一想到此，時雄就耐不住，不覺在胸中絕叫：『這也有關於監督者的責任！不能放任不管，不能給精神不堅定的女子以這樣的自由，非監督不可，非保護不可。我們於激烈的情感之中也有着理性！所謂我們，是甚麼話！爲甚

麼不只寫我爲甚麼要用複數？時雄的心亂得如暴風雨一樣了；昨日六時到的，只要到姊家裏去調查，昨夜她幾點鐘回來，是可以知道的，可是今天不知在做甚麼，此刻不知在做甚麼？

嫉妬蒙上了道德的面具，使他如癡如狂地行動着。他從訪問芳子回來的途上，卻又深悔自己不該輕易把機會放過。在書中三十四頁，有這樣兩行沉痛的記錄。

『俄國人如此所以了不得，要沈溺而不能盡量地沈溺，總是不行』的話也記憶記來了。呆子戀愛要避師弟，還了得嗎？不覺這樣說出口來。

然而他是嚴肅真摯的人，他畢竟沈溺不下去。在歸途中，他又記起他的妻子，他又深

悔自己的無節操了！書中三十五頁又有這一段寫着：

汪然的淚珠，在時雄的有鬍子的臉上流落了。

突然心裏想到了某事，時雄起立走了。天已全夜，境內各處立着的玻璃燈都放了光，面上「常夜燈」三字分明可見。他見了這常夜燈三字又觸動了心。這三字是他曾帶了深大的煩惱看過的。現在的妻結了大大的「桃分」(Momoware 處女的警名——譯者注)在這下面的母家作少女的時候，他常登這八幡神社的高臺，以為或者得聽到琴音。曾抱了不得她寧往南洋飄泊的熱烈的心情，把華表，長塔，社殿，有俳句的掛燈，及這常夜燈的三字常常注視。現在眼下家屋依然，雖加了電車的轟聲，時時衝破寂寞，妻的母家的窗，仍和從前一樣，亮着燈光。好無節操啊！誰知祇過了八年的歲月，就變到這樣地步呢。把桃分改梳了鬢髻(Marunage 人妻的髮髻名

——譯者注——一時互覺快樂的生活，爲甚麼會變作這樣荒涼的生活，至於感到新的戀愛呢？時雄不覺痛切地感到「時的力」的可怕，可是潛藏在心裏的現在的事實，說也奇怪，卻不受到何等的搖動。

「雖然矛盾，雖然甚麼，但是沒法，這矛盾，這無節操，是事實，所以沒法。事實！事實！」時雄心裏這樣反覆着說。

竹中對於芳子和田中的戀愛，有時卻也想「隨便罷，」聽其自然罷，」然而在熱情燃燒着的當兒，他只有犧牲和破壞的二條大路。在五十五頁裏這樣的記着。

時雄懊惱了，在一日中，心情數變。有時覺得：還是全把自己犧牲了爲她們倆盡力罷，有時又以爲：索性一五一十地報告了她父母，一舉把她們破壞了罷。可是在他

現下的狀態，甚麼都不能決定。

他終於把事情全部詳盡地告訴了芳子家中，他雖然想成全了芳子的戀愛，但他的煩悶，益加難堪了。在利根岸散步的時節，（書中七十四頁）有這一段記着：

時雄爲想鎮靜心的擾亂，散步到利根河堤上。朦朧的月夜，雖正在冬季，也覺有暖意，堤下家家戶戶，窗口都漏出平和的燈光，河中罩着薄霧，時時聞到款乃的櫓聲，下游有人「喂」地呼渡。浮橋上響過了一陣碌碌的車聲，霎時復歸寂靜。時雄一壁踱着堤，一壁種種地想。與其說是想到芳子的事情，不如說在痛切地感到自己家庭裏的寂寞。三十五六歲的男子所特嘗的生活的苦痛，對於事業的煩惱，以及由性慾而起的不足等等，一時都用了可怕的力向他胸中襲來。芳子在他，是平凡生活的花

同時是糧，他想因了芳子的美的力，使荒野似的胸中去開出花來，使久鏽的鐘再發出聲音。因了芳子，纔新被鼓吹起復活的活氣。誰知現在依舊要復歸於寂寞荒涼的平凡的老生活去！不但不平，不但嫉妬，熱熱的淚在他的頰上流下了。

他真誠地把芳子的戀愛和她一生思忖，依照了自己的經驗，來想像「她」們同棲以後的倦怠，疲勞，和冷酷。又想到女子一經失身於男子後的境遇的可憐，那對於自然最底部所祕藏的黑暗力的厭世之情，在他胸裏就不可遏地紛起了。

他覺得非真實的解決不可了。覺到自己從前的行爲很不自然，很不誠實……

芳子父親來京了！一切的事，都已決定。芳子的失身田中，同時也被竹中知悉。他心中悔恨充塞着，在九十三頁中又記述了下面的一段話：

父親吃畢晚飯返旅館去了。時雄這一夜的煩悶，非同小可。覺得被騙了，木已成舟，甚麼都無法想。芳子的靈和肉——她的全部被一學生奪去，而自己還一心地替她們的戀愛盡力周旋！一想到此，愈加憎恨起來。覺得橫豎如此——橫豎已失身於那男子了的，自己也何必尊重她的處女的貞操呢？也該大着了膽去出手，把肉慾滿足的。想到這里，一向天人似地崇拜着的芳子，也和娼妓一樣，不但身體，連那美麗的態度表情，也都覺可憎了。時雄一夜煩悶得幾乎不會入睡，各種各樣的感情，像烏雲似地湧起，他用手抑住了胸前想：索性給我這樣罷。橫豎已被那男子污了身體的。設法叫男子回到西京，利用了她的弱點，把她佔領了罷。於是種種的情形，在頭腦裏浮出——乘芳子在樓上睡着的時候，如果自己偷偷地上去把刻骨的相思說明了如何或許要危坐了苦言勸阻，或許要大聲叫喚，也或許會被熱烈的情所動，爲我犧牲的。假定犧牲了，第二天早晨怎樣呢？在明亮的日光之下，怕難以相見罷。怕要餓了朝

食臥到日晏罷。這時，忽然記起莫泊桑的短篇父親來。在那作中所曾痛切感到的，是少女失身於男子後痛哭的狀況，現在又記起來了。想到了此，別方面來了和此黑暗想像抵抗的力，雙方在心內苦戰。煩悶之上又加煩悶，懊惱之上又加懊惱，翻來覆去地聽着時計打二時三時的聲音。

第一場靈肉的苦鬪，真描寫得何等大膽，何等嚴肅！真摯的竹中終於不敢向肉的路上走，嚴肅地把煩悶的一宵過了。送芳子回備中的車要開了，在竹中心中又浮起了無名的煩悶和渺茫的希冀。一百零五頁上這樣記着：

車快要開了。時雄想到父女二人這次旅行，想到芳子的將來。覺得自己和芳子有着不盡的緣。如果沒有妻，不用說，自己一定能娶芳子了的。芳子也大概樂爲自己

的妻的罷。能爲我作理想生活，文學的生活，以及難堪的創作上的煩悶的慰藉者罷。像現在的荒涼的苦悶，也能給我救出罷。又想起芳子對妻說過的「爲甚麼不早出世。我如果生在師母出世的那時候，多少有趣……」的話來。娶芳子爲妻，像這樣的運命，難道永久沒有了嗎？呼這父親爲岳父，像這樣的機會，不會有了嗎？人生很長，運命的力，常使人不可思議。唯其不是處女——會破了貞操，反容易作已有子女的中年男子的妻，也未可知。運命，人生——曾經教過芳子的屠格涅夫的勃朗寧與派潑林在時雄的胸中浮上來了。俄國大作家所描着的人生的意味。似乎至今纔痛感到。

芳子去了。竹中的乾燥生活，依然復舊。在他空虛的心裏只有想像的芳子供他的追懷。在此書最後，更有一段大膽的描寫：

時雄把數十里厚雪的山道和埋在雪中的山村，想像了一會，跑上那人去以後未曾改動的樓上去。戀慕之極，恍若猶可想像音容於萬一。寒風怒吹，屋後古樹發聲如潮。照了別離那天的樣子，把東首板窗推開一扇，光線就水也似地流入。寫字檯，書箱，瓶子，胭脂盒，依然如故，好像戀人還未從學校回來的光景。時雄抽開抽屜，見有已油污了的白的絲髮結，就取而聞嗅。過了一會，又去打開壁櫃，有三隻大籐篋，用繩束扎好了擺在那里，別一旁疊着芳子常用的綿被——嫩黃唐草花樣的墊褥和綿絮厚厚的同花樣的蓋被。時雄把綿被拉出，那女性的可愛的油香與汗氣，使時雄的胸不覺跳動。於是，時雄把臉貼在污跡最多的天鵝絨被口上，儘量地嗅吸那女性的氣味。

綿被原是一篇結構謹嚴的作品。真不能說那一段是不重要的。現在姑就私意，摘出

幾節來，想讀此序的人，總可明白田山氏描寫靈肉衝突的大膽和嚴肅了。

原來綿被不是一篇什麼了不起的作品，竹中時雄也不是一位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似愛芙靈的戀人，有宏深的愛，有堅信的心；他更不似包菲麗亞的戀人，能蔑視一切，能縱性任情。他真和平凡的我們一樣，在愛慾的爭鬪，在靈肉的衝突裏，只有苦悶悲哀而已。不過他在這苦悶悲哀的當兒，卻能真摯地，嚴肅地去客觀自己，更能無欺地大膽地揭穿了自己。這一點是竹中時雄的偉大，也就是田山花袋的偉大罷！

戀愛這個名詞，自歐美輸入我國；在青年男女界早已鬧得甚囂塵上了。記得去年春天某高師的人生哲學教授爲了戀愛，釀成了一大事件。這位教授原也有妻有子，不幸到高師後，卻又愛上二位青年的女學生。在風平浪靜的日子，這教授也對人說過他們是四角——他的妻，他的二位女生做成了四角——戀愛，經過了四方面的同意。誰知好事多磨，師生的戀愛，竟遭了軍閥的大忌，就派兵去捉拿這位教授；幸虧這教授跑得快，保全

了性命，又誰知離險之後，這位教授卻大做其文章去否認他們的戀愛，說什麼是人家誣陷，說什麼是顛倒是非了！唉！在蒙着假面，手中握着算盤的中國人裏面，原知道沒有戀愛存在的餘地！我也不想在中國人裏去找勃朗寧所歌詠的愛芙靈的戀人和包菲麗亞的戀人一樣的人物，怕在這醉生夢死向虛偽中討生活的中國人中間，就找一竹中時雄也就爲難了。雅歌裏說得好，「愛情如死之堅強；」(Love is strong as death) 真的，談戀愛的人們呀！你們應該把「死」時時刻刻放在心頭，那末你們的戀愛，自然能真摯嚴肅了。我深恨戀愛一詞遭受了誤解的人們的糟場；我又深恐繡被成書後遭受了同樣待遇。故不惜喋喋說了這許多廢話，打斷了讀繡被者的興味，這真是深感不安的。

附勃朗寧原詩二首：

Evelyn Hope

Beautiful Evelyn Hope is dead !

Sit and watch by her side an hour.

That is her-book-shelf, this her bed ;

She plucked that piece of geranium-flower,

Beginning to die too, in the glass ;

Little has yet been changed, I think :

The shutters are shut, no light may pass

Save two long rays through the hinge's chin.

Sixteen years old when she died !

Perhaps she had scarcely heard my name ;

It was not her time to love : beside,

Her life had many a hope and aim.

Duties enough and little cares,

And now was quiet, now astir,

Till God's hand beckoned unawares.—

And the sweet white brow is all of her.

Is it too late then, Evelyn Hope ?

What, your soul was pure and true,

The good stars met in your horoscope,

Made you of spirit, fire and dew —

And, just because I was thrice as old

And our paths in the world diverged so wide,

Each was naught to each, must I be told ?

We were fellow mortals, naught beside ?

No, indeed ! for God above

Is great to grant, as mighty to make,

And creates the love to reward the love :

I claim you still, for my own love's sake !

Delayed it may be for more lives yet,

Through worlds I shall traverse, not a few !

Much is to learn, much to forget
Ere the time be come for taking you.

But the time will come,— at last it will,
When, Evelyn Hope, what meant (I shall say)
In the lower earth, in the years long still,

That body and soul so pure and gay ?

Why your hair was amber, I shall divine,
And your mouth of your own geranium's red —
And what you would do with me, in fine,
In the new life come in the old one's stead.

I have lived (I shall say) so much since then,
Given up myself so many times,

Gained me the gains of various men,
Ransacked the ages, spoiled the climes ;

Yet one thing, one, in my soul's full scope,
Either I missed or itself missed me :

And I want and find you, Evelyn Hope !

What is the issue ? let us see !

I loved you, Evelyn, all the while !

My heart seemed full as it could hold ;

There was place and to spare for the frank young smile,

And the red young mouth, and the hair's young gold,

So, hush,— I will give you this leaf to keep :

See, I shut it inside the sweet cold hand !

There, that is our secret : go to sleep :

You will wake, and remember, and understand.

Porphyria's Lover

The rain set early in to-night,

The sullen wind was soon awake,

It tore the elm-tops down for spite,

And did its worst to vex the lake :

I listened with heart fit to break.

When gilded in Porphyria ; straight

She shut the cold out and the storm,

And kneeled and made the cheerless grate

Blaze up, and all the cottage warm ;

Which done, she rose, and from her form

Withdrew the dripping cloak and shawl,

And laid her soiled gloves by, untied

Her hat and let the damp hair fall,

And, last, she sat down by my side

And called me. When no voice replied,
She put my arm about her waist,

And made her smooth white shoulder bare
And all her yellow hair displaced,

And, spread, o'er all, her yellow hair,
Murmuring how she loved me — she

Too weak, for all her heart's endeavour,
To set its struggling passion free

From pride, and vainer ties dissever,
And give herself to me forever.

But passion sometimes would prevail,
Nor could to-night's gay feast restrain

A sudden thought of one so pale
For love of her, and all in vain :

So, she was come through wind and rain.
Be sure I looked up at her eyes

Happy and proud ; at last I knew

Porphyria worshipped me ; surprise

Made my heart swell, and still it grew

While I debated what to do.

That moment she was mine, mine, fair,

Perfectly pure and good : I found

A thing to do, and all her hair

In one long yellow string I wound

Three times her little throat around,

And strangled her. No pain felt she ;

I am quite sure she felt no pain.

As a shut bud that holds a bee,

I warily oped her lids : again

Laughed the blue eyes without a stain.

And I untightened next the trees

About her neck ; her cheek once more

Blushed bright beneath my burning kiss :

I propped her head up as before,

Only, this time my shoulder bore
Her head, which droops upon it still :

The smiling rosy little head,
So glad it has its utmost will,

That all it scorned at once is fled,
And I, its love, am gained instead !

Porphyria's love : she guessed not how !
Her darling one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thus we sit together now,
And all night long we have not stirred,

And yet God has not said a word !

才要走下從小石川切支丹到極樂水去的那坦坡的時候，他想：「從此自己與她的關係，已告了一段落了。年紀到了三十六歲，已有了三個子女，還有那樣的念頭，自己也覺好笑起來。但是……但是……這果是事實嗎？那樣地把愛情注在自己身上，難道只是愛情，不是戀愛嗎？」

許多充滿了感情的書信——兩人的關係，早已不是尋常。因為有妻，有子女，有社會，有師弟的關係，雖不敢墮入強烈的戀愛，但對語時的心胸的動悸，相見時的眼光，其底裏確潛蓄着狂蕩的暴風。只要一遇到機會，覺得這底部的暴風，就會奪圍而出，把妻子、社會、

道德、師弟的關係都一舉衝破的。至少在男子確曾這樣地自信着。唯其如此，所以從這二三日來的事情看去，女的確是會把感情假賣了的。「她騙了我！」男的會好幾次這樣想。可是，男的究竟是文學者，有着自己把自己的心理來客觀的餘裕。以為年青女子的心，是不容易判斷的，那溫柔喜悅的愛情，或只是女性特有的自然的發展，那美妙的眼波，溫柔的態度，都是無意識的無意味的，好像自然之花，使見者得着一種的慰藉的東西，也未可知。即使進一步說，女子是愛了自己的，但自己是師，她是弟子，自己是有妻有子的人，她是妙齡的處女，彼此都自覺相距太遠，甚麼方法都沒有的。不，再進一步說，當那封熱烈的書信，隱約地訴示其心胸的煩悶，——好像自然之力，壓迫着這我自己的樣子，——把最後的情傳述來的時候，自己却未曾替她解了這謎，女子原是謹慎成性的，要她在這以上再明顯地來追迫，那里能夠呢？她從這樣的心理，失望了至於有這次的事，也未可知。

「總之，時機過了，她已屬了別人了！」他一壁走一壁這樣絕叫了拉着頭髮。

他著了條紋的上衣，戴了麥桿帽，拄着籐杖，略把身體前傾了走下坂去。時正九月中旬，殘暑雖還難耐，天空已充滿了清涼的秋氣，蔚藍的空色，分外使人的感情爲動。一方是魚肆、酒店、雜貨鋪，對面是某寺的門和裏街小屋，久堅町的低地裏，許多工場的烟突都噴着黑烟。

許多工場中的一間洋式樓上房子，是他每日從正午起必到的。十鋪席寬的一室，中央擺着大寫字檯，旁邊高高的西洋式書櫥裏，滿立着各種的地理書。他是受了某書店的囑託，幫着編輯地理書的。文學者而作地理書的編輯，他表面雖說因對於地理有興味樂於從事，內心當然是不快的。文學上落伍的經歷。只許作短篇而未得機會來試用全力的煩悶，每月被青年雜誌上評罵的苦痛，凡此種種，他雖自信將來有成，心裏實不能不難過。社會日日進步，電車使東京市的交通一變，女學生大占勢力，像自己當時戀愛時代的舊式女子，要找尋也沒有了。青年呢，更不必說，他們談起戀愛、文學或是政治來，態度都和從

前不同，覺得似乎和自己永遠不能相觸了。

每日機械似地跑那同一的路，進了同一的大門，再向那充滿了震屋的機輪聲和職工的汗臭的小路通過，輕輕地與事務所的人們一打招呼，慢慢地登了長而狹的樓梯，才到自己的室內。室向東南兩方開窗，受着午後的烈日，實在熱得難堪，加以僕人懶得掃除，灰塵屑屑地令人難耐。他坐下椅子，吸了一管煙，立起身來去從書架裏取出厚厚的統計書地圖指南類和地理書，於是靜靜地開始執筆接續昨日的稿子。可是，因為二三日來頭腦混亂着，筆不容易進行，寫了一行，就停了筆想到那事。再寫一行，又停滯，再寫，仍不能繼續，這其間，浮上頭腦來的想念，都是斷片的，猛烈急激，多絕望的分子。忽然一個聯想，想起赫卜特曼 (Hauptmann) 的寂寞的人們 (Einsame Menschen) 來。在事情未如此以前，曾有一次想把這戲曲當作日課教她，使她了解約翰耐斯·華開拉脫 (Johannes Vockerat) 的心事與悲哀。他的讀這戲曲，在三年之前，那時夢也不知道世間有她，他在

那時已是一個寂寞的人了。雖不敢將自己比約翰耐斯，然私自同情，以為如果得了安娜（Anna）那樣的女子，那末陷於如此的悲劇，也是該當的。一想到現在要求為約翰耐斯而不可得，為之長嘆。

寂寞的人們是總算未曾教她，屠格涅夫（Turgenev）的浮士德（Faust）是教她過的。燈光明亮的小書室中，她那青春的心，全傾注於有色彩的戀史，那富於表情的眼，更帶了深意閃着。時髦的束髮、櫛梳、絲髮結，燈光射着半身，把頭靠近書去，聞到不可名狀的香水的氣息，肉的氣息，女性的氣息——講到書中主人公把浮士德讀給舊時戀人聽的一段，他的聲音激震了。

「但是，如今已無望了。」他說着再拉頭髮。

二

他名叫竹中時雄。

距今三年前，妻在肚裏已懷第三次的胎，新婚的快樂夢，早已到了全醒的時候，實社會的繁忙的事業，覺得毫無意味，要從事於傳世作，也沒勇氣，對於日常的生活——朝上起來，到社辦事，下午四時回來，看着同一的妻的面孔，吃了飯，睡覺的那種單調生活，真已厭倦極了。搬了家，換新屋住了，也沒有趣味，和友人談談也沒有趣味，把外國小說來瀏覽了也不滿足。就是像庭樹的繁茂，雨的點滴，花的開落等自然的狀態，也覺得無非使平凡的生活更加平凡的材料，寂寞得幾乎無可容身。路上常見年青的美女子，如果能夠，痛切

地期得新戀愛了。

三十四五歲實在當這年齡，誰也有這煩悶，多數人的在這期間，好和下賤婦人戲弄，也畢竟爲醫治那寂寞。世間和妻離婚的，也以這時期爲多。

他在到社去的路上，每朝遇到一美麗的女教師。那時他以遇到這女子爲每日中唯一的樂事，曾對於她逞其種種的空想：戀愛成立了，領了她到神樂坂的小待合所去，瞞了人眼作樂，如何……瞞了自己的妻，兩人共到近郊去散散步如何……不但這樣，妻正在懷着孕，忽然難產死了，把那女子充了後妻，如何。能坦然地充作後妻的嗎，還是不能？他曾一壁走一壁這樣地想。

他從神戶女學院學生備中新見町人橫山芳子接到一封充滿了崇拜之情的信，也在那時候說起竹中古城，普通大概都知道他是會作美文的小說的。從各處鄉間來的崇拜者的渴仰的書信，一向很多。甚麼要求改削文章哪，請收爲門下生哪，他從來不把他們

一一重視。所以，雖然接到了這女子的信，在他本也不能發出好奇心來去作甚麼答書，及到了這女子接連來了三封熱心的信以後，時雄也就不加以注意了。據說年紀十九，從信中的文句上推測，其表情之巧，殊為可驚。說無論如何，總望收為門下生，一生從事於文學，字體是流走的行書，可推知是個時髦漂亮的女子。寫回信，是在那工場的樓上，信中把女子從事文學的不當，女子生理地非盡母親的義務不可的理由，以及處女作文學者的危險等諄諄地述了，并附加若干斥罵的文句。如此寫了，前途就會傷了感情把念打斷了罷：時雄這樣付了微笑。又從書架裏尋出岡山縣的地圖來，檢查阿哲郡新見町的位置，從山陽線上溯高梁川谷再進去數十里，像這樣山僻之中，也有這樣時髦的女子嗎？想到此，時雄不覺無端地起了興味，把附近的地形山川等仔細查察。

總以為不至於再有信來了，那里知道第四日更寄到了加厚的信。用紫墨水在青格子的西洋紙上橫行細字寫了三張，把懇求勿棄，收為弟子的意思重疊述了，并說倘得了

父母的許可，想到東京來入一相當的學校，完全忠實地研求文學。時雄到此不能不爲她的意志所感動，就是在東京——就是已經在女學校畢了業的，還都不能瞭解文學的價值，她的信上，似乎甚麼都已很知道了。就立即寄出回信，訂了師弟的關係。

這以後接連有好幾次的信和文章。文章原還未免有幼稚的處所，可是沒有毛病，很流利，時雄認爲將來很有發達的希望。一次一次地漸把相互間的氣質瞭解，時雄遂至常常期待她的來信。有一次，想叫她寄相片來，在信的角上小小地寫了，復黑黑地塗去。在女子，容貌是必要的，容貌醜劣的女子，無論她如何的有才，男子也不去睬她。在時雄私自猜忖，以爲要想從事文學的女子，一定是不漂亮的，但是仍舊期望她是一個看得過去的女子。

芳子得了父母的許可，隨父來訪時雄之門，是在第二年二月，恰巧是時雄第三子出產的第七日。客室間壁就是妻的產房，妻從來助看護的阿姊口裏，得知年青女弟子的美

貌，很是懊惱。那阿姊亦以不知爲了甚麼要收容這樣年青美貌的女子作弟子爲慮。時雄與芳子的父親並坐了滔滔地談文學者的境遇與目的，并關於女子的結婚問題，豫徵父親的意見。芳子的門第，在新見町也是數一數二的。父母都是嚴格的基督教信徒，母親尤爲敬虔，據說曾入過同志社女學校的。長兄曾遊學英國，歸國後充着某官立學校的教授。芳子從町中小學校一畢業，即到神戶進神戶女學院，在那里過時髦的女學校生活。基督教的女學校，比之其他女學校對於文學全是自由，在現今是有禁讀魔風戀風或金色夜叉的規定了，但在文部省未干涉以前，只要不在教室，甚麼都可以讀的。學校中附設着教會，芳子在其中瞭解了祈禱的價值，降誕節夜的快樂，及修養理想的事，成了把人類的醜跡隱瞞了標榜美點的一派。在初時也曾切實地戀念着母親膝下之愛和故鄉的光景，不久即全然忘懷，對於女學生寄宿舍生活覺到無上的快樂了。飯菜不好，就把醬油澆在飯桶裏使廚房受苦，見了作舍監的執拗的老嫗的面孔，私下用惡言誹謗，既入了這樣習性

的女學生羣中，要想她再像在家庭養育的少女一樣心地單純，如何能夠呢。理想宏大，虛榮心旺盛——這樣的傾向，不知不覺地沾染成就，她已完全備具了明治女學生的長處與短處了。

至少，時雄因此破除了孤獨的生活。從前的戀人——現在的妻，在以前確是戀人，可是現在時代變易了，四五年來女子教育的勃興，女子大學的設立，束髮，紅裙，不敢與男子並肩走路的女子，已一個都沒有了。處在這時代，守着梳舊式頭髻，走路像泥鴨似的，除了溫順貞節以外甚麼都沒有的妻，在時雄真是難堪。走出路上，就見有人同着美妻和睦地散步，訪問友人，常遇在丈夫旁流暢談說的年青的主婦。而自己的妻呢，連自己費了心血作成的小說都不能讀，對於丈夫的苦悶煩惱，全然如風馬牛，只求把小孩養大就好，一對到這樣的妻，無論如何，不能不叫孤獨，不能不與寂寞的人們中約翰耐斯同感着家妻的無意味的。這——這孤獨因了芳子破去了。時髦新式美女弟子，「先生！先生！」地像偉人

似地加以仰慕，誰能對於此不爲所動呢！

最初的一月許，就寄寓在時雄家裏，嬌滴滴的語聲，豔麗的風姿，這對於向來孤獨的寂寞的生活，是何等的對照啊！慳了才出產蓐的妻編襪子，編項巾，縫衣服，逗小孩，這樣活潑的態度，使時雄恍若回到了結婚時代，每次回來才到家門，就覺心胸搖動。一開了門，就見到可愛的笑顏，富於色彩的姿態。在從前，每到夜間妻和小孩早就鼾睡，六鋪席那間中徒然點着的洋燈，反成了增加寂寥的種子，現在是，無論怎樣更深回來，燈下仍見雪白的，手巧妙地動着編物的針，膝上是有顏色的絨線球！牛込裏街的小板垣中，常充滿着熱鬧的笑聲。

可是未到一月，時雄就覺到不能把這可愛的女弟子留在家裏了。從順的妻，原未曾吐過不平，連態度上也不會表示過甚麼，形容却漸次憔悴，一家於無限的歡笑聲中，充滿了無限的不安之情，岳家的親戚間，聽說已當作一問題在那里講論了。

時雄多方煩悶的結果，叫她寄居在妻的姊——軍人的寡婦靠了卹金與裁縫生活着的姊的家裏，從那里再到麴町某女塾去通學。

三

過了一年半光景，就發生了這次的事。

這期內芳子曾回里兩次。作了五種短篇小說，一種長篇小說，還有數十篇的美文及新體詩。在某女塾，英語成績優等，因時雄的選擇，從丸善書店買了都介涅夫全集。第一次回里是暑假，第二次是患了神經衰弱，時時起胃病似的痙攣，醫生勸她還是回到清靜的故山去好，所以回去的。

她所寄寓的家，在麴町三番町，恰當甲武線電車路旁，她的書齋，就是那家作客室的八鋪席的一間，前當行人繁多的道路，行人呀，小兒呀，很是喧擾。案旁擺着樣子和時雄書

齋中的西洋式書架相仿不過較小的書架，頂上放着鏡子，胭脂盒，白粉瓶，還有盛臭素加里的大瓶。這就是神經過敏了，頭痛得沒法時服的。書箱之中，有紅葉全集，近松世語淨瑠璃，英語教科書，特別觸眼的是新買的都介涅夫全集。這未來的閨秀作家從學塾回來，寫信的時候，遠比伏案作文的時候來得多，男朋友也很不少。男子筆迹的書信也常來，據說其中高等師範的學生一人，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一人，是時常來耍的。

麴町三番町一隅，漂亮的女學生不多，市谷瞭望所的那面，就是時雄的岳家所在，這附近尤都是舊式的商家的女子，至少像芳子的神戶風的時髦樣子，是使周圍的人們注目的。時雄從妻的口裏，時常聽到這樣的話：

「芳子姑娘真淘氣呢，姊今天又說過了。說是男朋友來，也不要緊，可是晚上一同到二七神社去，有時到很遲回來哩。芳子姑娘原決不會有甚麼事，可是旁人要說閑話，有甚麼法子啊。這樣說。」

時雄每次聽到這樣的話，總是庇護芳子的：「像你們這種舊式的人，是不知道芳子的行爲的囉。看見男女二人一處走路或是談話，就立刻詫異懷疑以爲甚麼了，其實，這種見解全是舊式，現今女子已經自覺，所以要怎樣幹就怎樣幹就是了。」

時雄又曾把這議論自以爲是地對芳子說法：「女子今非自覺不可了。像舊式女子地懷着依賴心，是不行的。像蘇特曼 (Sudermann) 的故鄉 (Heimat) 中瑪格泰 (Magda) 所說的樣子，從父親的手裏立刻移到丈夫的手裏去的那樣沒幹，就沒法了。要做日本的新婦人，非自己思量自己決行不可。」這樣說了，又把易卜生的娜拉，都介涅夫的葉林娜，以及俄國德國等處的女子意志感情並富的話說了，再補足了說：「但是，所謂自覺，是并含着自省的。一味只顧意志或自我，是討厭的。自己對於所行的事情，要先有完全負責的覺悟。」

芳子對於時雄這教訓，非常佩服，渴慕之念愈增。覺得似乎這比基督教的教訓自由

而且有威嚴。

芳子的裝束，在女學生中實太漂亮，戴了黃金的指環，束了時髦的華麗的帶子，亭亭立着的樣子，很足使行人注目，如其說是美麗的相貌，不如說是有表情的相貌，很美的時候也有，很醜的時候也有，眼既有光，且很是活潑，在四五年以前的女子，表示感情，極其單純，只能表示怒的樣子，笑的樣子等三四種的感情而已，現今巧於表情的女子多起來了，時雄常認芳子爲其中的一個。

芳子與時雄的關係，如果只當作師弟的交際，實太親密。另有一個女子觀察了他們倆的光景，曾對時雄的妻說：「自從芳子姑娘到了這裏，時雄先生的樣子全然兩樣了。當兩人在談話的時候，看去好像魂靈都已不在身上，這真須防備才好呢。」從別人看來，實是如此，但是在他們倆，果已這樣親密了嗎？

妙齡女子常現輕佻，才輕佻即復沈靜，對於些微的事情，也會無端地動情，無謂地煩

悶。那種不是戀愛，也不是非戀愛的迷離態度，不斷地使時雄受其誘惑。道義之力，習俗之力，機會一到，其破碎比裂帛還容易，所不容易到的只是這衝破一切的機會罷了。

在時雄自想，這機會在這一年中至少是有兩次遇到了的。一次是在芳子寄來厚厚的信來，和淚訴說自己無狀，恐不能報答先生的厚恩，不如回到故鄉作了農夫之妻在鄉間埋了一生的時候。還有一次是在某一夜芳子正獨自看守屋子時雄偶然去訪問她的時候。第一次的時候，時雄曾也明瞭她來信的用意，爲了回信的寫法，曾煩惱得一夜沒睡。幾次地竊視妻的熟睡着的臉，自責自己良心的麻木，第二日朝晨寄去的回信，儼然取了師的態度。第二次是這以後兩個月光景的春天晚上，時雄偶然去訪問時，芳子敷了粉，相貌打扮得很好，茫然地坐在爐旁。

「做甚麼？」這樣問她。

「看屋子哩。」

「姊到那里去了？」

「到四谷買東西去了。」

說了注視時雄的面孔，那樣子真是豔麗。時雄因這有力的一瞥，不禁心胸悸動了。彼此道了兩三句的普通言語，可是在這平凡的談話中，彼此都似乎覺到有不是平凡的地方，這時候如果再對語十五分鐘，事情就不可知了。女的富於表情的眼炯炯地，言語都帶豔氣，態度迥異尋常。

「今夜打扮得很美哩！」男的故意取笑了說。

「呃，方才入了浴的。」

「粉很白哩。」

「噢！先生！」說着笑了，把身體傾斜了作出嬌態。

時雄立刻走了。芳子阻止他說還早，時雄堅說非回去不可，芳子戀戀地在月下走送。

一程，那白面龐上確籠着某種深玄的神祕。

一入四月，芳子就多病，面色蒼白了，患着神經衰弱。說是雖多服臭素加里，仍不能安睡，很以爲苦。不絕的欲望與生殖之力，其誘惑妙齡女子，毫不躊躇，芳子遂與藥物爲伍了。四月末歸里，九月來東京，就發生了這回的事情。

這回的事情不是別的，芳子得了戀人了。并且曾於到東京來的中途，與戀人同遊西京嵯峨，因其往遊兩日的時期，與從出發及到京之日，子不符，經東京備中書信往復徵實詰問結果，據說是戀愛——神聖的戀愛，且謂兩人確未曾犯罪，唯將來無論如何想成就這戀愛。於是時雄當作芳子之師，當作這戀愛的證人，不得不居於月下冰人的地位了。

芳子的戀人是同志社的學生，神戶教會的秀才田中秀夫。年二十一。

芳子在師的面前，對天誓訴其戀愛的神聖，流了淚說：故鄉的父母雖說以學生的身

分而竊與男子同遊嵯峨，已是精神的墮落，其實決不是那樣醜污的行爲。彼此的自覺戀愛，實從在西京分別的時候，及到東京，見已到着他一封熱烈的信，於是才結將來的約束，以前確未曾有過犯罪的事。時雄在胸中雖感覺着至大的犧牲，但是對於他倆的所謂神聖的戀愛，也無法不爲之盡力。

時雄不得不煩悶了，自己的所愛的人突被奪去，心很不快。自己本來沒有把女弟子當作戀人的意思，如果有這樣明白的意思，那末在那兩次接近的好機會裏，應該是毫無躊躇的了。可是，把這所愛的女弟子——在寂寞的生活裏加增色彩給與無限的力的芳子，突然任人奪去，能容忍嗎？前兩次的機會雖都躊躇了沒有提到，然待第三次機會第四次機會來時，創造新運命與新生活，實是他心坎底裏的希望。時雄悶了，心亂了，嫉妒，可惜，悔恨，難成一處，在頭腦裏旋風似地迴轉，爲師的道義之念也雜在裏面，越使火炎旺盛，其中還加着有爲了所愛的女子的幸福而犧牲的心念。終於在晚餐時加飲了多量的酒，泥

漢似地醉着睡了。

第二日是日曜，屋後樹林上蕭蕭地滴着雨絲，使時雄倍覺寂寥。老樺樹上滴着雨點，長長地，看去似乎從無限的空中無限地下着。時雄無讀書的勇氣，也不想執筆，躺在觸背已感秋冷的籐椅上，注視那長長的雨絲，一壁由這次的事件想到自己的半生。在他的經驗中，這樣的經驗曾有過幾次，因了一步之差，不能突入運命正中，只立在圈外悵徨的寂寞的苦悶，是他所常嘗到過的。在文學上如此，在社會上也如此，戀愛，戀愛，到現在也仍陷入這樣消極的運命，一想到此，不得不痛感到自己的無能與薄命。覺得這就是屠格涅夫所謂“superfluous man”，（無用的贅物），不禁反覆聯想到那作品中主人公的無聊的一生了。

寂寥不堪，近午即叫備酒，妻的準備略遲了些，就唧咕不快，及見食盤上看饌不佳，遂動了火，自暴自棄地把酒狂喝。一瓶兩瓶地瓶數增加上去，時雄就已泥醉，對於妻的不平

也不說了。瓶中酒一完，只叫『酒酒！』酒拿來時，一味狂喝。膽小的女婢，呆着了看，以爲不知甚麼了。才在那里將那五歲的孩子撫抱接吻逗着玩的，不知爲了甚麼，忽然哭了起來，就動了怒把他屁股亂打，那末一來，三個孩子恐怕得不敢近去，只遠遠地驚看那和平日如出二人的父親的紅臉。喝了幾瓶以後，就此醉倒，連食盤翻筋斗也不知道。過了一會，用了異樣的寬懈的調子，歌起十年前所流行的幼稚的新體詩來。

Kimi ga kadobe wo samayou wa

Chimata no chiri wo fuki tatsuru

Arashi nomi to ya obosuran

Sono arashi yori iya are ni

Sono chiri yore mo midare taru

Koi no kabane wo akatsukino

(你以為在你門前徬徨的，只有那捲起街塵的暴風罷。尙有比暴風還狂比塵還亂的爲戀而失神了的軀殼，在侵曉的……)——譯大意

唱到半途，就帶了妻方才給他蓋在身上的綿被立起身來，像小山似地向外間移着走動。『那裏到那裏去？』妻慌忙地從後趕來，他仍不管，披了綿被要想走到廁所裏去。妻慌了：

「你醉了，這是廁所哩！」

急從後拖住綿被，綿被在廁所門口留在妻的手裏。時雄顫搖着身子小便，忽而橫倒在廁所裏，妻雖忍了醜態去推搖，時雄動也不動，却也並不睡去，只是在那赤土似的臉上，瞪着大而且發光的眼睛，注視門外密下的雨。

四

時雄完了工，懶洋洋地回到牛込矢來町自己家裏來。

他與苦悶戰鬥三日了。他天生有一種不能沈溺的力，自己也常恨爲這力所支配，可是不知不覺之中，輒被戰敗征服。爲了這，他總站在運命的圈外嘗那苦味，可是因此却被世間認作正直可靠的人。經過了三日間的苦悶，他總算看見了自己的前途：兩人的關係已告了一段落，此後只有竭盡師的責任，替自己心愛的女子謀幸福了。這確很苦，但苦就是人生！他這樣想着回來。

開門進去，妻迎了出來。殘夏的太陽猶熱，洋服的襯衣透濕着汗。改換了新漿洗過的

白地單衣，在吃飯間茶几前坐下，妻好像記起一件事來的樣子，從衣櫃上取下一封信來：「芳姑娘的。」說着遞給他。

急忙把封拆開，只看了信的厚，也就知道是關於那件事的。時雄熱心地閱讀。信用了言文一致體，滔滔然非常的達意：

先生——

原想來前商量，因為事出匆促，就獨斷地實行了。

昨日四時，田中來了一個電報，說六時可到新橋停車場，我不知驚異得甚麼似的。

因為素來信他不至於輕率到無事尋來，所以尤加煩慮。先生，請原恕我，我到了那時刻，曾去接他了。見面以後，據說是接了我的詳細的信，非常憂慮，如果萬一因此至於被送歸鄉里，自己殊覺抱歉，所以犧牲了學業來京，向先生告白一切，請

求宥恕，還要想仗了先生的厚情，俾前途圓滿無礙，抱了這希望，急急趕來的。等我一五一十地把先生深情的言語，及將來允許作我們神聖的真摯的戀愛的證人和保護者的話告訴了他，他非常感激先生的高情，至於流下感謝之淚來。

田中對於我那太苦惱的信似乎非常驚懼。此來抱有充分的覺悟，連破裂以後怎樣，也都已決心了。到不得已的時候，叫那時同遊嵯峨的友人爲證人，證明兩人之間，決沒有齷齪的關係，并把兩人在別後所互感着的戀愛說明，託先生向故鄉父母一一疏通。據說，曾這樣決心了來的。但是，前次我因冒昧，已傷了父母的感情，在這當兒，怎好講這樣的話呢，覺得目下不如姑守沈默，各自抱了希望專心學業，待時機成熟——或在五年十年以後也未可知——再行聲明請求。已這樣決定了，先生的話，也一一傳述給他聽了。本來，事情完畢，應該早叫他回去的，但看他很是疲勞，也不能叫他快走，（請恕我怯懦。）求學時代不可與實際問題相接觸，先生

的這教訓，誓當遵守，可是領了他到旅館裏以後，不覺流出既然來了就玩一天去罷的話來。請先生原恕，我們於激烈的感情之中也有着理性，像在西京那樣的毫沒常識，引起他人誤解的行爲，不至再有，可以誓說不至再有的。師母處也請善爲說辭。

芳子。

時雄讀這信時，胸中燒炎着種種的感情：這名叫田中的二十一歲的青年，現在正在這東京，芳子曾去接他，或者已有了甚麼也未可知，前次所說的話，或許全是虛言，或者這次暑假在須磨相遇的時候，已經成就，後來的到西京去，也是爲了滿足欲望，現在亦因爲耐不住相思，所以隨了女子之後趕到東京來的也未可知。手是握過了罷，胸與胸曾相熨貼了罷，在無人見的旅館樓上，有誰知他們在幹甚麼呢，齷齪與不齷齪，都只是剎那間的事。一想到此，時雄就耐不住，不覺在胸中絕叫：『這也有關於監督者的責任！』不能放任不

管，不能給精神不堅定的女子以這樣的自由，非監督不可，非保護不可。我們於激烈的情感之中也有着理性！所謂我們，是甚麼話！爲甚麼不只寫我，爲甚麼要用複數？時雄的心亂得如暴風雨一樣了；昨日六時到的，只要到姊家裏去調查，昨夜她幾點鐘回來，是可以知道的，可是今天不知在做甚麼，此刻不知在做甚麼？

妻所細心料理的晚餐肴饌之中，有新鮮的魚生，還有加青紫蘇的帶藥味的冷豆腐。時雄無心細加領略，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

妻誘幼子睡了，來到吃飯間坐下，見芳子的信在丈夫旁邊：

「芳姑娘有甚麼事？」

時雄默然將信投擲過去，妻一壁接信，一壁帶看丈夫的臉孔，知道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出來了哩，」妻讀畢把信摺疊着說。

「唔！」

「預備長住在東京嗎？」

「信裏不是寫着嗎？說就叫他回去……」

「真回去的嗎？」

「誰知道這些！」

丈夫的語氣凶險，妻也就住了口。過了一會：

「所以，真討厭。年紀青青的女子，說是想做小說家！世間有這樣的女子，也竟還有這樣的父母把她送來。」

「但是，你是可放心了罷。」幾乎要這樣說，終於抑住了：「這姑且不要管他，橫豎不是你所知道的……還是替我斟酒罷。」

溫順的妻取起了酒瓶，滿滿地斟到京窖的酒杯裏。

時雄不住地喝，似乎非酒不能解這鬱勃了的樣子。喝到第三瓶，妻就心了說：

「近來甚麼了？」

「爲甚麼？」

「不是常常醉着嗎？」

「醉了便甚麼？」

「不是嗎？心裏有了甚麼放不下的事的緣故罷。像芳姑娘那樣的事，隨他去不好嗎？」

「甚麼話！」時雄斥叱。

妻仍不住口：

「但是，喝得太多，是有害的。請適可而止罷。如果再倒入廁所裏去，你身體這樣重，光是我和阿鶴（下女名）是甚麼都要不來哩！」

「不要緊，再一瓶！」

最後的一瓶，只喝了一半光景，似乎已很醉了。臉色紅如赤銅，眼睛也就瞪了起來，急立起了身：

「喂！把衣裳拿來！」

「到那里去？」

「到三番町去一趟。」

「姊那里嗎？」

「唔。」

「不要去罷，很危險的。」

「那里，怕甚麼？既答應寄託了人家的女兒，不能放任不管。男的已經在東京了，一塊在散步或是甚麼，不能假作不見，寄在田川（姊家姓）家究不放心，現在去，如果還早，就領了芳子到家裏來。快把樓上打掃了。」

「留在家裏嗎？仍舊……」

「自然囉。」

妻的樣子，似乎不大肯就拿出衣裳和帶子來。

「好好，你不拿出衣服來，就這樣去也好。」就着了隨身白地的單衣，束了污舊的縲紗帶，赤着頭急急出門。從後面聽到妻的「就去拿出來……真累人啊！」的聲音。

夏天的日脚已快夜了。矢來町酒井的森林裏聽到喧雜的鳥聲。大概的人家都已吃畢夜飯，門口也見少女的粉白臉孔，也有擲球玩着的少年。官吏式的泥鰾鬚的紳士，帶了捲髮的年青的妻往神樂坂散步的，也遇到好幾對。時雄受了激昂的心情與泥醉的身體，的強烈的漂蕩，覺得周圍所見到的都是別一世界的東西。兩旁的家屋似乎在動，脚下的地似乎在陷，天似乎也益落到頭上來了。本來並不這樣善飲，因無理地強喝，一時遂大醉了罷。忽然記起俄國的賤民醉了酒倒臥在路上的事來。并且同時把會與某友人說過的

「俄國人如此所以了不得。要沈溺而不能盡量地沈溺，總是不行」的話也記憶起來了。呆子戀愛要避師弟，還了得嗎？不覺這樣說出口來。

上了中根坂從士官學校背後走到佐內坂上，天已大夜了。着白浴衣的人來往通過，烟草店門前見到年青的婦人，冰店的簾子被夕風吹拂帶着涼味。時雄一路茫然地看着這夏夜的情景，忽而碰在電桿上撞倒在地，忽而陷在淺溝裏磕了膝頭，或是被工人樣的男子罵斥「醉漢，走當心些！」急自定了一定神，從坂上折向右邊，走入市谷八幡神社境內。境內寂無人影，大櫻樹與老松遮蔽天空，左隅繁鬱着大珊瑚樹。各處的常夜燈都發光了，時雄不堪苦悶，急走到珊瑚樹下，橫臥在樹根旁。昂奮的心的狀態，奔放的情和悲哀的快感，極端地發展其勢力，一方痛切地爲嫉妒之念所驅，一方冷淡地客觀自己的狀態。

不用說，開始原末會有戀着的熱情的。如其說是盲目地隨從運命，不如冷靜地在批判運命。熱烈的主觀之情與冷靜的客觀之情像亂絲似地牢牢纏實了呈着一種異樣的

心的狀態。

悲哀，實在痛切地悲哀。這悲哀不是蓬勃的青春的悲哀，也不是單是男女戀愛上的悲哀，乃是潛在人生最底部的悲哀。流水長逝，好花凋落，一觸到這蟠在自然之底的無可抵抗的力，實沒有再無聊如人生的了。

汪然的淚珠，在時雄的有鬚子的臉上流落了。

突然心裏想到了某事，時雄起立走了。天已全夜，境內各處立着的玻璃燈都放了光，面上「常夜燈」三字分明可見。他見了這常夜燈三字又觸動了心。這三字是他曾帶了深大的煩惱看過的。現在的妻結了大大的「桃分」(Momoware 處女的髻名——譯者注)在這下面的母家作少女的時候，他常登這八幡神社的高臺，以爲或者得聽到琴音。會抱了不得她寧往南洋飄泊的熱烈的心情，把華表，長塔，社殿，有俳句的掛燈，及這常夜燈的三字常常注視。現在眼下家屋依然，雖加了電車的轟聲，時時衝破寂寞，妻的母家的窗，仍

和從前一樣，亮着燈光。好無節操啊！誰知祇過了八年的歲月，就變到這樣地步呢。把桃分改梳了鬚髻（Marumage 人妻的髮髻名——譯者注）一時互覺快樂的生活，爲甚麼會變作這樣荒涼的生活，至於感到新的戀愛呢？時雄不覺痛切地感到「時的力」的可怕，可是潛藏在心裏的現在的事實，說也奇怪，却不受到何等的搖動。

『雖然矛盾，雖然甚麼，但是沒法。這矛盾，這無節操，是事實，所以沒法。事實！事實！』時雄心裏這樣反覆着說。

時雄好像被難堪的自然的力量所壓迫，再在近旁的露天椅上把身橫倒。忽然間，見赤銅色的無光芒的大大的月亮，從濠上無聲地上來。其色，其形，其光景，非常寂寥，時雄覺得這寂寥正和自己現在的寂寥相適合，不禁心裏又漲滿了難堪的哀愁。

醉已醒，夜露也下來了。

土手三番町姊家到了。

向內望去，芳子的房子裏不見燈光，似乎還未回來。時雄的心又燃燒了；這樣的夜間，和戀愛的男子兩人在作甚麼，何曾知道。膽敢做這樣沒常識的行爲，還說神聖的戀愛？還要辨明未會有齷齪的行爲？

原想即刻進去，繼思本人尙未回來，進去了也沒有用，就一直打門口走去，行走時每次遇到女人，必留心張看，以爲不是芳子嗎？堤上呀，松樹下面呀，街道的角上呀，來往彷徨，幾乎連路人也要見了他奇異，已經九時，十時了，雖說是夏夜，斷不應到這時候還在外面走。總以爲可以回來了，就折回到姊的家裏，可是仍未回來。

時雄走進屋子，一到了裏面六鋪席的一間就問：

「芳子甚麼了？」

姊才欲回答，忽見時雄衣上惹了許多泥，驚訝了：

「伊呀，甚麼了？時雄弟？」

燈下看來，果然，白地單衣上，不論肩部膝部腰部，都有許多的泥跡！

「沒有甚麼，只是略微跌了一交。」

「但是，不是連肩上都齷齪了嗎？又喝醉了罷。」

「那里……」時雄強笑着想模糊過去。即繼續地：

「芳子那里去了？」

「今天早晨，說是到中野與朋友散步一回就來，一直到現在了。就會回來了罷。有甚麼事？」

「伊呀，略微……」說了又：「昨天回來遲了嗎？」

「不，據說是到新橋去接朋友的，四時出去，八時光景就回來了。」看着時雄的臉：「有甚麼了？」

「那里……但是，阿姊！時雄的聲音變了：『實因爲託在阿姊這里，再有像那在西

京的事，就很討厭，要想將芳子住在自己家裏，好好監督。」

「是的，那是很好。真的，芳姑娘那樣地有知識，像我這樣無教育的人是……」

「伊呀，並不是這樣說。因為太讓她自由了於本人也不好，所以想留在家裏，好好地加以監督。」

「那是好的。真的，芳姑娘也……沒有壞處，聰明伶俐，在現今世上是少有的人，可惜有一種毛病，就是和男朋友坦然地夜行，只要改了這個就好。我常說她，可是芳姑娘總笑我，說伯母又發老脾氣了。有一回，因為太多同男人一塊走動了，拐角的警察所也似懷疑，便衣警察會在門口來伺候過哩。這因為本來不會有甚麼，也不要緊，但是……」

「那是甚麼時候的事？」

「是去年年末的時候。」

「總之，太時髦了不好。」時雄說了，見時鐘的針已指着十時半，「不知甚麼了，年紀

青青，這樣夜深了還獨自在外邊跑！」

「快回來了罷。」

「像這樣的事情是時常有的嗎？」

「不，也不常是如此。因為是夏夜，還以為時候還早，各處走着哩。」

姊雖口在談話，縫針原是不停的。面前擺着雁足的裁物板，綢類的碎片呀、線呀、剪刀呀，紛雜地掛在四周，女衣料的美色上，亮亮地照着洋燈的光。九月中旬的夜，更深了稍有寒意，屋後堤下甲武線的運貨車，淒然地震轟着地面了通過。

每聽到下駄（Geta 日人所着的木屐——譯者注）的聲音，都「這是她了這是她了」地等待着，等到十一時快到，有小步的輕微的跫音，在靜夜中遠遠地響近來。

「這次來的定是芳姑娘了。」姊說。

果然，跫音在門口停住了，軋軋地格子門響。

「芳姑娘。」

「呃。」⁺ 豔麗的答聲。

苗條的廂髮的婷婷的人影從人口進來。

「伊呀，先生！」語聲中滿籠着驚愕疑惑的調子。「到此刻才回來……」說了來到自己房間與外間的交界處坐了，電光似地把時雄的臉色一瞟，立刻從紫色包袱裏取出包着的食物來，默然推給了姊。

「甚麼……點心屢次要你破鈔。」

「那里，我自己也吃的。」芳子快活地說。原想就進次間去的，勉強被留坐在燈光雪亮的外間一隅，窈窕的姿態，時髦的廂髮，漂亮的法蘭絨的衣服上，端正地束着橄欖色的帶子，斜坐了在那里的豔姿，使時雄覺着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方才的煩惱與苦悶，消去了一半。雖然有了有力的敵人，只要占領了戀人，也就心安，這是戀愛者的常態。

『到這遲才回來……』無所措地輕輕辯解。

『說是在中野散步？』時雄突然問。

『呃……』芳子再把時雄的臉色一瞥。

姊重泡了茶，及把食物包打開，乃是姊所喜吃的酪酥餅。歡聲稱謝。一時大家都集注在這方向。

『先生等我好久了嗎？』芳子過了一會問。

『呃，呃，等了一點半鐘光景了哩！』姊從旁說。

於是，要談開始。時雄聲明來意，說出如果可以，就是今夜也好——行李可後攜——一塊到家裏去的話，芳子點頭俯聽。胸中不容說是感受着一種的壓迫的，但居住在自己所絕對信仰——連這次的戀愛也，蒙全心贊助的師的家裏，也並不覺得苦痛，不但如此，反覺一向寄居在這舊式的家庭中的不快。原想一直住在先生家裏的，這次相招如果不

是爲了那事，應該是很快樂的。

時雄想趕快問她戀人的情形，現在這男的在那里？幾時回西京去？這在時雄都是重大問題。但是，究覺得不便在毫不接頭的姊的面前發表詢問，當夜遂不露口風，大家只作平凡的談話。

時雄主張今夜就遷，姊以已十二時，勸他不如延至明日。時雄原想獨自回牛込去，但是仍覺放不下心，就藉口夜深，宿在姊家，以便明日清早同歸。

芳子睡在八鋪席那間，時雄在姊房設鋪。姊不久就發出微細的鼾聲，時鐘打過一時，八鋪席那間時時發出高而長的歎息，似乎還未曾熟睡。甲武線的貨車，淒然地發着轟聲，在深夜中通過，時雄也許多時候不曾入睡。

五

翌晨，時雄伴芳子到家裏去。出了姊家，時雄就想知道昨日的消息，及見芳子低了頭，悄然地跟從着走的光景，不覺發生憫憐，仍悶了肚裏默然走。

及到了佐內坂頂上，行人少了，時雄不禁回轉頭去突然地問：

「那末，甚麼了？」

「噯？」芳子反問，臉色不自在了。

「昨日的那個囉，還在嗎？」

「今夜六時快車回去。」

『那末，不是非去送他不可嗎？』

『不，已可不必了。』

此後彼此都沒有甚麼話了，大家只是默着走。

矢來町時雄家裏一向堆東西的樓上的三鋪席室與六鋪席室，這回收拾了作芳子的住室。因為好久做了儲藏室和小兒遊戲所的緣故，塵埃山積，一經掃除，把雨打潮的紙窗糊過，明淨頓改舊觀。屋旁酒井墓地的大樹蔭，把空翠滿送入室，鄰家的葡萄棚，以及亂開在無人整理的庭草間的美人草，看去也似乎分外觸目。時雄揀了一幅某畫家作的牽牛花掛了，并在花瓶裏插了過時的薔薇花。午後行李送到。大大的皮箱、藤篋、布袋、書籍、書桌、鋪蓋，要把這搬上樓去，很不容易，時雄爲了幫助搬運，不得不在社裏缺勤一天。

書桌擺在南窗下，書箱擺在桌的左旁，上面妥貼地再排列着鏡子、胭脂盒和瓶類等等。壁櫃的一面，擺了皮箱、藤篋，正要把印花綿被裝入別一面時，一種女人的香氣撲向鼻

來，時雄覺着不可名狀的情味。

到午後二時，一室大致整頓好了。

『如何住這裏也不算壞罷。』時雄得意地笑說：『在這里住了好好用功囉，真的，觸着了實際問題，徒然煩惱，有甚麼用處啊。』

『呃……』芳子俯首。

『詳細的情形，以後再問你。現在你們倆如不靜心用功，是沒有方法的。』

『呃……』芳子說了舉起頭來：『因此，先生！我們也這樣想把希望放在將來，目下大家用功，期得父母的許可哩。』

『那是好的。因為目下如果過於張揚，就會被外人及父母誤解，好端端的希望也要達不到了。』

『所以，先生！我想專心用功了。田中也曾這樣說。他還說未曾當面來拜謝先生，很對

不起的。叫我善爲代說……」

『那里……』

時雄對於芳子的言語中用着複數「我們」和像煞有介事地似乎已是未婚夫婦的語氣，爲之不快。并且，以十九歲二十歲的妙齡處女，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也覺可怪。時雄於此，不禁重新痛感到時勢的變遷。覺得現今女學生的氣質，和自己戀愛時代的處女氣質，已大大不同了。這種女學生氣質，爲時雄在主義上趣味上所歡喜，原是事實。受了從前舊式的教育，決不配做明治時代男子的妻，女子也非能獨立不可，非充分地養成意志之力不可。這是他的主張。他曾常把這主張向芳子鼓吹，可是見了她那種新派的時髦的實行，究也不禁要繃了眉頭。

* * *

男的從國府津發來的報告已就歸途的明信片，翌日由三番町姊家轉到。芳子就住

在時雄居室樓上，一呼即會答應下來，每飯都在一處，夜裏圍了雪亮的洋燈，熱鬧談笑，襪子呢代織，美麗的笑顏呢時時看到。時雄把芳子全個占領，已安心滿足，妻因為知道芳子已有戀人，危險不安之念也全除去了。

芳子以和戀人別離爲憾，如果能夠，原想共居東京，時時相見相談，但明知這是目下難辦到的事，覺得在二年，三年，男的在同志社畢業以前，只好暫時以稀少的通信爲滿足，一心不亂地用勁。每日午後仍照舊通學於麴町某英學塾，時雄也到小石川某社辦事。

時雄在夜間或是暇時，常叫芳子到自己書齋裏，談關於文學、小說及戀愛的話，且與以將來之注意。這時的態度，真是公平、率直、富於同情，決不像是個爛醉了睡到廁所裏去或倒臥在地上的人。時雄並不是故意作出這樣的態度的，他在和女子相對的瞬間——爲要得心愛的女子的歡心，無論怎樣的犧牲，都不是高價了。

芳子因此愈信賴其師，竟以爲：將來時機成熟，向父母聲明這戀愛時，即逢舊思想與

新思想的衝突，只要得到這親愛的師的承認，就儘夠了。

九月已成十月。天空澄碧，日光澈射，清爽的空氣，晚紅漸濃，染着天際。有時雨終日打射殘剩的芋葉。菜攤已擺着松葦。垣間的蟲聲，隨露多而漸少。庭中桐樹的葉也開始凋落了。午前九時至十時的一小時，定作解釋屠格涅夫小說的時間，芳子在師的炯炯的眼前，斜靠了案，傾聽長物語前夜。葉林娜的感情熱烈意志強固的性格，以及其悲壯的末路，怎樣地使她感動啊！芳子把葉林娜的戀史和自己比擬，將自己放在小說的裏面，戀愛的運命，不能戀愛願戀愛的人，而把一生犧牲在不相愛的人的這運命，實卽宛是芳子當時的運命。在須磨海濱無端接到了一張畫着百合花的信片，夢也不會料到會就成這樣的運命。

對了雨的樹林，昏黑的樹林，或是月夜的樹林，芳子輒想起種種的往事：西京的夜車，嵯峨的月，遊膳所時，夕陽把湖水映得好看，旅館的中庭裏，荻花正畫也似地亂開着，覺得

這二日的遊玩，真如夢境。順次又憶起和他未戀愛以前的事：須磨的海水浴，故鄉山中的月，患病以前的光景等等，及一想到那時的煩悶，不覺頰上發起燒來。

由空想到空想，這空想終於變成了長長的信到西京去了。西京那邊也幾乎每隔日就有厚厚的信來。只管寫，只管寫，總寫不完兩方的情——因為信來往得太密了，時雄乘芳子不在家的時候，曾以監督的口實之下，抑了良心，偷偷地去搜查抽屜及其他擺信的地方，搜得兩三封男子的信來急速地閱讀。

信中滿着戀愛者慣有的甜蜜的話，時雄却苦心想搜尋這以上的某種秘密，要看看接吻，生慾的痕跡沒有。兩人的關係是否已超過神聖的戀愛以上。可是即在信中也不能看出的，是戀愛的真實的消息。

一月過去了。

有一天，時雄接着一張寄給芳子的信片，是用英語寫的。順便讀去，大意說已等到了

一個月光景的生活費，不知東京能尋得衣食的職業與否。是西京田中寄來的。時雄心內震動了，平和一時破裂了。

晚餐後，芳子就受關於這事的查問。芳子好像窘了的樣子：

「先生，真窘極了。田中說是要到東京來呢。我曾去阻止他兩三次，據說：甚麼不願再從事宗教過虛偽的生活，是這次要來的動機，說甚麼已不能再耐了。」

「到了東京，預備作甚麼？」

「說是想從事文學——」

「文學？所謂文學是甚麼？就是做小說嗎？」

「呃，大概是的罷……」

「蠢啊！時雄痛喝。」

「真討厭極了。」

『不是你勸他這樣的嗎？』

『那里』拚命地搖頭：『我怎會……我當他第一次來信的時候，曾答他說，這現在使我爲難，至少給我在同志社畢了業。可是，他說已獨斷地決定，據說要復舊也不能了。』

『爲甚麼？』

『神戶信者之中，有一個名叫神津的，一向替神戶教會，供給田中學費。田中對這人說自己不能從事宗教，將來想以文學生活，請改送到東京去。這人大怒，說既然如此，就一切不管，聽任自便。被他這樣一來，說是已把一切預備好了呢，真討厭啊。』

『蠢啊！』時雄這樣說了，既而又繼續地：『再去勸阻一次看！要想以小說生活，究不可能。全是空想，是空想的極端。并且，田中住在這里，我對於你的監督上非常困難，要照拂你也就不能夠了。所以請務必嚴重地阻止他。』

芳子好像更窘了：

「阻止呢姑且去阻止，可是信去或要相左，也未可知哩。」

「相左那末已經在來了？」時雄張大了眼說。

「因為方才來的信上說，即使有信來，也收不到了的。」

「方才來的信那信片到了以後又寄到的嗎？」

芳子點頭。

「討厭啊。所以說年青的空想家是不行的。」

平和復被擾亂了。

六

隔了一日，到了一個「今夜六時到新橋」的電報。芳子拿了電報徬徨失措了。終於因爲青年女子不便獨自夜出，未曾被許可到新橋去迎接。

翌日，芳子說要當面力勸他回到西京去，去訪戀人。男的寓在車站前面名叫鶴屋的旅館裏。

時雄從社中回家時，總以爲還未回來的芳子，已在門口笑面相迎了。探問方知田中既來了決不再回西京去了。據芳子說：曾和他爭論得幾至相罵，仍是無效。說是此來實想依賴先生的，那樣說來，原是不错，監督上的不便，也很知道，可是已決不願回去，只好自己

設法謀自活之道向目的地進行而已。時雄聽了爲之不快。

時雄一時曾想「隨便罷」「聽其自然罷」。可是作了圈內一員的他，那里能全然放任無關啊。芳子在這以後的兩三日中似並無去訪問的痕跡，從學校下課回來，時間也很正確。但時雄胸裏總燃着疑惑與嫉妒的燄，以爲不是借了上課之名到戀人那里去嗎？

時雄懊惱了，在一日中，心情數變。有時覺得：還是全把自己犧牲了爲她們倆盡力罷，有時又以爲：索性一五一十地報告了她父母，一舉把她們破壞了罷。可是在他現下的狀態，甚麼都不能決定。

妻忽與時雄耳語：

『樓上是在這樣呢。』說了裝作縫衣服的樣子，低了聲。『一定……送他的罷。紺地條紋的學生外掛白棉紗的長結紐也買來了呢。』

『真的嗎？』

「呃」妻笑了。

時雄却笑不出來。

「先生！今日要遲些才能回來呢。」芳子赧了臉說。

「到那邊去嗎？」

「不，朋友那里略微有點事情，要去灣一灣。」

這天晚上，時雄決然地到旅館去訪芳子的戀人。

田中是個中等身材，肥小，白色的青年。帶了悠長的演說調，申述理由以後，就用祈禱樣的眼色，懇求同情似地說：

「真對先生不起，可是……」

時雄昂然了：

「但是，你如瞭解了，那樣做不好嗎？我爲了你們將來，所以這樣說。芳子是我的弟子，我在責任上不忍使芳子輟學。你如果一定要住在東京，那末把芳子送回去，或是把一切向父母說明，請其許可，只有這兩條路了。你總不至於利己到要把自己所愛的女子爲你埋沒在山鄉裏罷。你說因了這次的事件，已不願從事宗教，這也是一種的意見，你只要忍耐了住在西京，就萬事圓滿，兩人的將來也有希望。」

「已很明白了。」

「那末做不到嗎？」

「真對不起，可是……已連制服制帽都賣掉了，現在雖要回去也回去不成……」

「那末叫芳子回去嗎？」

對方默然。

「通知她家裏嗎？」

似是默然。既而：

『我的到東京來，自謂原與這事無關，即使住在這裏，兩人間也不見得有甚麼……』

『這不過是你在這樣說罷咧，可是，這麼一來，我可不能監督。戀愛這東西，在甚麼時要陷溺，是不知道的。』

『我自忖不至於會如此，可是……』

『能立誓嗎？』

『只要能安心用功，那末原不至於有那樣的事的，不過……』

『所以爲難囉。』

這樣的談話——不得要領的談話，屢次反覆，彼此長時相對着。時雄從將來的希望上，男子應該犧牲上，以及事件的進行上，多方地勸誘回西京去。時雄眼中的田中秀夫，並不是曾所想像的秀麗少年，也不是有天才氣質的人。在麴町三番町街小客棧裏三面鄰

是牆壁的熱鬧的一室中初次相見的時候，他所得的第一印象，就是由受了基督教的養而來的可厭的沈肅少年老成的態度。西京白的言語，白色的臉孔，可愛的處所雖非全然沒有，但究不懂芳子爲甚麼要在許多青年之中，獨獨挑選了這樣的一個男子。時雄所最憎厭的，是毫沒有天真流露的率直氣風，對於自己的罪惡弱點，也要用種種的理由強自解辯的那種形式的態度。說雖如此，其實，在時雄激昂的頭腦中，也並不能就直覺到此，只是一見了那室隅的小小的旅行箱，和可憐破舊了的白單衣，就回憶到青年時代空想的往事，覺得爲了這戀愛竟要如此煩悶懊惱，也不禁引起憫憐之情來。

在熱鬧的一室中肅然相對，二人至少談了一小時的工夫。終於不得要領。最後說了一句『姑且請再考慮考慮罷。』時雄就辭別回去了。

好像自覺有點無謂，覺得似乎做了愚事，自己好笑起來。記得曾說過虛偽的客套，記得爲要遮蓋自己內心的祕密，甚至於允作二人戀愛的溫情的保護者，記得爲了他請託

周旋廉價的翻譯工作，曾答應向某氏介紹。不禁自己罵自己是無主張的濫好人了。

時雄屢次想：還是通知她家裏罷。可是用了那種態度通知，却是大問題。尤其是自認掌握着兩人的關鍵，覺得責任更是不輕。既不忍因了本身不當的嫉妒，不正的戀情，把愛人的熱烈的戀愛犧牲掉，又不能照了自認『溫情的保護者』的樣子，自居道德家的地位。一面還恐通知了父母以後，芳子就要被父母領了回去。

芳子的到時雄書齋來俯首低聲地陳述希望，是第二日晚上的事：無論怎樣勸，男的不肯回去，向父母說明呢，父母的不允許，又是可意料的，弄得不好，或者還要勒逼回家。男的既是這樣出來的，兩人的關係，也不至像世上男女戀愛的淺薄，誓不至於有齷齪的行為和陷溺的事。文學是艱難的工作，要想成一小說家，在田中那樣的人或許不可能。但橫豎同樣是要找尋一個方向走的，總想共走所歡喜的路。請暫時許他住在東京。

時雄對於這不得已的請求，不能斷然推却。時雄因了女的在西京嗷嗷的行爲，原懷

疑其貞操。但一回憶自己青年時代的經驗，又覺得神聖的戀愛即使成立，肉的戀愛是決不是那樣容易實行的。於是，就答應如果不沈溺，就叫他暫時住在這裏。接着又就了靈的戀愛，肉的戀愛，戀愛與人生的關係，以及有教育的新女子所當注意的事項，縷縷地，切實真摯地教訓。甚麼古人的所以諄諄於女子的貞操，不但爲了社會道德，實也爲了欲保護女子的獨立，甚麼一經失身於男子，女子的自由就全然破裂，甚麼西洋女子能懂得這道理，所以男女交際無妨，甚麼日本的新女子總也非如此不可，這些都是教訓的題目，就中特別地對於新女子一端，說得更痛切。

熱心的言辭，真摯的訓誡使芳子對於師的尊敬更深了一層。

時雄乘了興頭：

『那末，他究竟說預備怎樣生活呢？』

『略微是，曾準備了來的罷。一個月光景大約是可以過去的。可是……』

『有甚麼湊巧的機會就好。不過……』時雄說。

『原一心想依賴先生來的，此外別無相識的人。到了以後，很失望着哩。』

『但是，太突然了。前天相見的時候，也這樣想。怪不得他爲難。』時雄笑了。

『又要請先生費心……在這以上再要勞先生費心，原是很對不起，可是……』芳子似乎哀求的樣子，臉孔紅了。

『不必耽心，總有方法可想罷。』

芳子走出以後，時雄忽即作出難看的臉色來。『我……我真地能周旋這戀愛嗎？』這樣獨自反問。『年輕的鳥，也仍非年輕的鳥不可。像我，早已沒有引動年輕的鳥的美羽了。』一想到此，那不可名狀的寂寥就撲胸而來。『妻與子——人說是家庭的快樂，這究有甚麼意味？爲小兒生存着的妻，或有着生存的意味，被子奪了妻，被妻奪了子的丈夫，能不感着寂寞嗎？』時雄把眼注視洋燈，案上翻開着莫泊桑的比死還強。

過了二三日，時雄照例從社中退工回來，才在茶几前坐下，妻低聲地：

「今天來了呢。」

「誰？」

「樓上的……那個芳姑娘的好人。」妻說了笑。

「嘎……」

「今天一點鐘光景，聽見有人在門口說對不起，我走出去看，不是一個圓面盤穿條紋外掛束了白縞袴的學生嗎？我還以為又是甚麼學生送稿子來了，那知他開口就問橫山君在此否，覺得有些奇怪，問他姓名，說是田中……哦，就是那個了，我才明白。是個可憎的人哩。要愛那樣的人——那樣的學生，那末比他好的也不知有多少呢，芳姑娘真也太特別了。像他那樣兒是，總沒甚麼希望的。」

『後來怎樣？』

『芳姑娘是高興的罷，可是好像有點難以爲情的樣子，我送茶上去。芳姑娘坐在自己位上，那人坐在前面，好像正在談些甚麼的，我去就立即不響了。我覺得有些異樣，就立刻下來了。可是……總覺得有些異樣……現在的年輕人，往往會做這樣的事，我那時是偶然被男人看見也要怕羞得不得了的……』

『這就是因爲時勢不同了囉。』

『無論怎樣時勢不同，總覺得太新式了。因爲和墮落學生沒有兩樣。這雖原不過只是表面相像，心裏並不那樣，可是總覺異樣。』

『這且不去管他，後來怎樣？』

『阿鶴原說替她去，她說不必，自己出去買了餅干和煨番薯來請他……弄得阿鶴也笑了。說上去沖開水的時候，兩人正在很有滋味地吃着番薯呢……』

時雄也不禁笑了。

「高聲地談得很長久，好像在議論甚麼，芳姑娘也似乎不肯讓步呢。」

「後來甚麼時候回去的？」

「還沒有多少時候。」

「芳子在樓上嗎？」

「不，說是他不認識路，伴送一程，也出去了。」

時雄沈下臉來了。

正吃着夜飯，芳子從後門回來了。好像她是跑得很急的，呼吸很迫促着。

「你到了那里？」妻問。

「到神樂坂爲止。」芳子回答。又向了時雄照例地說了一句「先生回來了，」就上樓去。總以爲就下來的，可是只管不來。妻「芳姑娘，芳姑娘！」地喚了兩三次，只聽到「噯！」

地拖長的回音，仍不下來。等阿鶴上去請，才下樓來。也不吃飯，只在屋柱邊斜坐。

「飯呢？」

「不要吃了，肚子很飽。」

「太多吃了番薯的緣故罷。」

「啲呀，刻毒的師母！記得的師母！」假作白眼的樣子。

妻笑了：

「芳姑娘，覺得有點異樣呢。」

「爲甚……麼？」拖長了返問。

「沒有甚麼囉。」

「算了罷，師母！」又白眼了。

時雄默然地對着這嬌態，心裏當然是騷亂的。不快之情，紛然襲來。芳子偷看時雄的

臉色，一目就知他不快，於是立刻改了態度：

「先生，今天田中到了這里。」

「聽說是這樣。」

「說原要見了先生道謝的，只好改日再來……叫我先爲代達……」

「哦」說着就立起身來走進書齋去了。

* * * * *

這戀人如果住在東京，即使把芳子放在樓上監督，時雄也覺不能安心。要防止兩人的來往，絕對地不可能。通信是不必說了，就是對於「今天要到田中那里去灣一灣，回來要遲一點鐘」的公然的聲明，也不能說甚麼話。至於男的來訪問，更是非常不快的事，但現在也無法重新拒絕。時雄在不知不覺之間，已被兩人認作他們戀愛的「溫情的保護者」了。

時雄常自鬱灼着：要動筆的稿件很多，書肆方面屢次催迫，錢也要用。但是總不能使心沈靜，執筆爲文。有時勉強試試，思路總是不能集注。書籍只要讀了二頁，就不能繼續下去。每次見到兩人戀愛的溫熱，胸中就起了燃燒，把無罪的妻來洩怒了喝酒。藉口於晚餐肴饌的不好，把食盤推翻。晚上遲到十二點鐘醉了回來的時候也有，芳子見了時雄這種亂暴的不合理的行爲，很是難過，曾向妻謝過說：『這都因爲我太使先生操心了的緣故，是我的不是。』一面務把來往的書信不使人見，訪問每三次中，一次缺了校課祕密地去。時雄覺到這情形，更增加了懊惱。

野外秋老。寒風吹了。屋後林中的銀杏樹也黃了葉，美麗地映着夕陽。翻轉的木葉在牆外路上颯颯地飄轉，百舌鳥的啼音，俄然聽到。兩人戀愛的愈加逐漸露骨，也是這時候的事。時雄在監督上看不過去，就勸諭芳子，叫她一五一十地報知故鄉父母。時雄自己也寫了一封關於這戀愛的長信給芳子的父親。在這時候，時雄也仍十分勉力想得芳子的

感謝，自己欺了自己的心，——說是悲壯的犧牲，做了這戀愛的「溫情的保護者」了。
從備中山裏也來了數次的信。

七

第二年一月，時雄因了地理上的任務，旅居在上武境的利根河畔。他於年末到了這裏，很不放心家裏的事——特別是芳子的事。只以有着公務，無可如何。到了一月二日，就抽間暫返東京，這時次子恰患齒病，妻與芳子竭力看護着。據妻說：芳子的戀愛，似已增加了陷溺的程度；除夕的晚上，田中因為窘於生活費，不能回寓所去，在全夜迴環的電車中過了一夜；因為男女兩方來往得太密了，不禁與以注意，致曾與芳子言語衝突。此外還聽到種種的話。時雄覺得困難了，過了一夜，仍回到利根河畔。

這是五日的晚上。月亮帶着了暈從茫茫的天空射在河中，閃閃地呈碎金色。時雄把

一封摺在案上，深深地在沈思。這信是芳子的手筆，方才由旅館裏的女僕拿來的。

先生：

真對不起！先生的同情的高恩，就是到死也不會忘記，現在只一想及厚誼，不覺就滴下淚來。

父母呢，是那樣的人。先生雖曾代爲那樣地說，但他們總是守舊頑固，不肯諒解我們的心，已經哭訴哀求過，仍不允許。母親的信，使我讀了不覺感泣，可是我的意見，却不知爲甚麼一點都不肯依從啊。所謂戀愛，原來是這樣苦的東西，現在方才知道，先生，我已決心了。聖書裏說，女子須離開父母隨從丈夫，我要隨從田中了。

田中還未尋得自活的路，所準備的經費，已經罄盡，去年年末，曾度貧窮悲慘的生活。我實不忍坐視了！就使得不到家裏的援助也好，我們預備兩人合了力來試試生活看。要勞先生耽憂，很對不起，監督上的不安心，也原知道。但是，先生既已那

樣地替我們向父母說項，而父母一味無謂地動怒，不肯稍與同情，過分點說，也太無慈悲心了。就是被趕出了也不要緊！說甚麼墮落，墮落，差不多說得像不齒的樣子，究竟我們的戀愛，是那樣的行爲嗎？此外還有甚麼門第的話，但我不是將戀愛去隨順父母意向的舊式女子，想先生也能承認的罷。

先生！我已決心了。昨日在上野圖書館見有募集女練習生的廣告，我想去應募，兩人拚了命勞動起來，大概也不致於會餓死罷。這樣地寄居在先生家裏，反致使先生及師母操心，很覺不安。請先生許可我的決心。

芳子

戀愛的力，終於把二人沉到深深的陷溺之淵去，時雄覺得不能再放任了。時雄又把因欲得芳子的歡心而取的「溫情的保護者」的態度，自己反省。時雄寫到備中父親那里去的信中，會竭力庇護二人的戀愛，主旨是希望把這戀愛允許，時雄原知道父母到底

不能允諾——寧希望父母竭力反對的。果然，父母來竭力反對了，至於說：如果不聽命令，就不再收留。二人總算受了戀愛的報酬。時雄再力爲芳子辯明，說並不是因了齷齪的目的而發生的戀愛，希望父母之中有一人到東京來解決這問題。可是故鄉的父母，怪時雄以監督者而有此主張，且謂事出萬難允許，來京無用，終於拒絕不來。

時雄又就了芳子的信想：

兩人的狀態，已一刻都不能再猶豫了。想離了自己的監督，共營生活，這是何等大膽的話。這話中覺得顯然含有許多危險的分子——不，或者已經進了一步，也未可知。又想到自己這樣地在替她們盡力，現在竟蔑視了好意，定下這樣的決心，可謂不識情義。一想到此，不覺憤激起來，覺得還是聽她們去罷。

時雄爲想鎮靜心的擾亂，散步到利根河堤上。朦朧的月夜，雖正在冬季，也覺有暖意，堤下家家戶戶，窗口都漏出平和的燈光，河中罩着薄霧，時時聞到欸乃的艫聲，下游有人

『喂』地呼渡。浮橋上響過了一陣碌碌的車聲，霎時復歸寂靜。時雄一壁踱着堤，一壁種種地想。與其說是想到芳子的事情，不如說在痛切地感到自己家庭裏的寂寞。三十五六歲的男子所特嘗的生活的苦痛，對於事業的煩惱，以及由性慾而起的不滿足等等，一時都用了可怕的力向他胸中襲來。芳子在他，是平凡生活的花，同時是糧，他想因了芳子的美的力，使荒野似的胸中開出花來，使久鏽的鐘再發出聲音。因了芳子，才新被鼓吹起復活的活氣。誰知現在依舊要復歸於寂寞荒涼的平凡的老生活去！不但，不但嫉妬，熱熱的淚在他的頰上流下了。

他真誠地把芳子的戀愛和她一生思忖，依照了自己的經驗，來想像「她」們同棲以後的倦怠，疲勞，和冷酷。又想到女子一經失身於男子後的境遇的可憐，那對於自然最底部所祕藏的黑暗力的厭世之情，在他胸裏就不可遏地紛起了。

他覺得非真實的解決不可了。覺到自己從前的行為很不自然，很不誠實。當夜就熱

心地寫給備中山間芳子父母的信。把芳子的來信也附了進去，詳告二人的近狀，最後結束說：

一爲父的你，爲師的我，和二當事者當了面把這問題從長計議，現在正是這時候了。你應有你爲父的主張，芳子也應有芳子的自由，我也有我爲師的意見。務望撥冗來京。

寫完封好，信面寫了備中國新見町橫山兵藏先生，把信擺在一旁凝視了一會，以爲這封信就是運命的線索了。既而決然地喚女僕來拿去寄出。

在這以後的一二日，時雄想像那信寄到備中山間去的光景：四面皆山的小鄉鎮，中央有一所大大的白牆的房子，郵差把信送到那里，店中的夥計就接了拿到裏面去，長身有鬚的主人於是拆讀——運命的力，一刻一刻地迫近來了。

八

十日，時雄回到東京來。

第二日，備中回信到了，說父親准二三日中來京。

芳子與田中，在現在倒似也希望這樣，並無驚懼的樣子。

父親到東京後，先在京橋下了旅館，來牛込訪時雄，在十六日的午前。恰好是日曜，時雄在家。父親着了禮服，戴了高帽，似乎因了長途旅行很疲勞着的樣子。

芳子正出去就醫，說是二三日前受了感冒，略有些身熱頭痛。去了不久就回來，才坦然地走進後門，女主人關會她說：

「芳姑娘，芳姑娘！不得了呢！你父親來了！」

「父親！」芳子也不禁凜然了。

芳子就上樓去久不下來，及內室問「芳子呢？」女主人從樓下叫她，也不回答。上樓去看，芳子正俯伏在案上。

「芳姑娘！」

沒有回答。再走近去叫，芳子擡起蒼白的神經性的臉來。

「裏面在叫你呢。」

「但是，師母！叫我怎樣見父親呢！」她在哭了。

「但是，父親不是好久不見了嗎？橫豎總是不能不見的。用不着這樣怕，不要緊的啊。」

「但是，師母！」

「真的，不要緊的啊，好好地，請把你的意思好好地告訴父親，真的不要緊的啊。」

芳子終於到了父親的面前了。一見到那多鬚的威嚴而又柔慈的相貌，不禁淚要下來。雖是舊式頑固的老頭，不能理解青年的心情，可是在父親之中，實是個慈愛的父親。母親原是凡事顧着，愛護周到，但不知爲了甚麼，在芳子倒覺得父親比母親可以戀慕。因思：把自己現在的窮迫和這次的戀愛向父親哭訴了，父親或許能感動憐憫的。

「芳子！好久不見了……身體好的嗎？」

「父親……」芳子說不下去了。

「這次來的時候……」父親說了，改向了坐在旁邊的時雄：「大概在佐野與御殿場罷，火車出了毛病了，等了兩點鐘光景，原來機關破裂了。」

「這是……」

「正在用了全速力進行的時候，忽然聽到異樣的聲音，車都傾斜了倒行起來，當初不知道爲了甚麼，後來聽說是機關破裂，死了兩個火夫……」

「這真是危險呢！」

「等了兩點鐘，才從治津調了車頭來接，這時我想……爲此到東京來，路上萬一遭了不測，芳啊（向了女兒）你也將無顏見你兄弟了！」

芳子低頭默着。

「這真是危險呢，幸而不曾受到甚麼傷，還算恭喜的！」

「呃！總算……」

父親與時雄暫時談着機關破裂的事，芳子突然地：

「父親！家裏都好的？」

「唔，都好的。」

「母親也……」

「唔，這次我因爲事忙，曾想請她來的。繼而覺得還是我自己來好……」

『哥哥也好的？』

『唔，他近來也安靜了些。』

談說之間，午餐搬出來了。芳子仍回自己房裏去。飯後，賓主啜着茶，時雄繼續談到本來的問題上去。

『那末，你無論如何不贊成？』

『贊成與不贊成，都未成爲問題咧。即使現在允許了讓他們同在一處，男的二十二歲，還只是同志社的三年生，是……』

『這原是的。但是看了人物以後，先給定了將來的約束，也……』

『啲呀，約束，這殊可不必。我未見過他的人物，原不十分明白，但是把上京的女學生中途引誘耽擱，把多年受惠於神戶教會的恩人一旦捨棄，像這樣的男子，覺得究不成話。前次，芳給她母親信裏，說那男的窘着，請爲設法，說減少自己的學費也可以，總望給他够

入早稻田大學光景的錢。這不是他在用了這計劃欺騙芳嗎？」

「我想這似乎不至於的……」

「總有可怪的地方。因為與芳子有了約束，說就厭憎宗教，喜歡文學，已可笑了，不久跟到了這里，不聽你們勸誨，情願衣食不足地住在東京，這種情形，都好似別有意義哩。」

「這或者是因受了戀愛的誘惑的緣故，還可以用善意來解釋的。」

「即使是這樣，也與許可與否無關。結婚的約束是大事……並且還須調查對方的身分，務要兩方門第相當，血統也非查明不可。其中最要緊的是人物，據你的觀察，似乎認他爲穎才……」

「吶呀，那也並不會這樣說。」

「究竟，人物是怎樣的……」

「據說，「母親」倒很知道的。」

「哪里！只不過在須磨的日曜學校見到過一二次，妻據說也不詳細呢。大約在神戶小有才名，芳是從在女學院的時候認識的。聽說叫他說教或是祈禱起來，有時大人也及他不來哩。」

「怪不得！他說起話來有演說調，常是形式的，那可憎的眼睛向上看的時候，好像在做祈禱呢。」時雄胸中恍然悟到這緣故。及一想到他原來用了這種可憎的表情來騙年青女子的，就愈厭憎起來。

「那末，究竟怎樣呢？領了芳子回去嗎？」

「既然如此……可是總想不親自領了回去。突然帶了女兒回去，在鄉村裏很觸目的。我們夫妻兩個，一向都是在鄉村裏從事着慈善事業和各種名譽職的，這次的事情如果聲張出去，很有不便的地方……所以，最好是照你所說的樣子，如果能夠，叫男的回西京去，把女兒再託你管理一二年……」

「那是好的。」時雄說。

關於二人的關係，也曾談了幾句。時雄歷述西京嵯峨的事情，並說二人只成立了神聖的靈的戀愛，料不致有齟齬的關係。父親聽了雖曾點頭，却說：『但是，總不能不當作已有這樣的關係看的啊。』

父親重新深自懊悔處置女兒的失計：把因了鄉下的虛榮心叫她入神戶女學院那樣時髦的學校，去營寄宿舍生活呀，容許了女兒懇切的要求，送她到東京來學小說呀，憐她多病，凡事驕縱，不常加檢束呀，以及其他種種的往事，一時都紛紛地湧上心頭來。

過了一點鐘光景，特派專差去叫來的田中，已到了室內了，芳子也在旁俯了頭默然把談話聽着。在父親眼中，田中原不是合意的人物。那着了白縞袴，披着紺條紋外掛的學生裝束，使父親胸裏漲滿了輕蔑與憎惡的心情。這就是奪我所有物的可憎的人：父親的這感覺，和時雄在客寓裏初見這男子時所感到的，髮髻無二。

田中正襟危坐了把眼睛注視着離自己二尺的前方。與其說是服從，不如說是歷歷地現着反抗的態度。神情看去頗似強硬，似乎在說，我有着占領芳子的一種權利。

談話認真而且激烈了。父親雖不從正面責斥他的無恥，可是在說話中處處含着尖利的譏諷。時雄在初時也曾矜言，到了後來，大概是父親和田中的對話。父親究竟是做過縣議會議員的人，言語的抑揚頓挫，非常巧妙，弄得慣於演說的田中，也時時說不出話來，關於二人戀愛的許可與否，也曾談及，但終被認為不是目下的問題，攔過不提，所論的是眼前回到西京去的問題。

在戀愛男女，——特別是男的，很以分離爲苦。田中歷說自己已失了宗教的資格，別無家鄉可歸，且數月來飄泊的結果，在東京已漸見到前途的希望，不忍忽然捨而他往，以此種種爲理由，主張歸去的不可能。

父親懇切地說：

『你說不能回西京去，確是的。但現在有現在的情形，如果你是真愛女子的，那末當不難爲女子犧牲。不能回西京，可回到鄉間去。至於說回去了不能達自己的目的，我所說的，關係就在這上，你把這犧牲了不可以嗎？』

田中默然俯視，似乎不易說出話來。

時雄在先只是默聽着的。因見田中太頑硬了，急提高了聲音說：

『我一直聽到此刻了，父親這樣地在說，你不明白他的話嗎？父親不問你的罪，不責你的無恥，將來如果有緣，也未始不認許這戀愛。你還年青，芳子也正在修學要緊的時候，叫你們現在暫把這戀愛問題，放過一旁，且待將來再行解決。這話你不懂嗎？現在的情形，無論如何，不能讓你們二人同在東京，總非有一人離去不可。要離去東京，二人之中應該你先離去，因爲你是在芳子的背後追趕了來的。』

『很知道。』田中回答。『一切都是我的不是，我應先走。據先生說，並不是不認許這』

次的戀愛的，但是聽了父親方才的話，似乎還有未敢滿足的樣子……」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時雄反問。

「因為未曾得到確實的約束，所以不滿意罷咧。」父親驕言。「但是，這是方才已說過了。現在無論許可與不許可都不能說。彼此還未有獨立的能力，正當修學的時候，說二人要一塊兒在世上生活，這是何等沒信用的話？所以，我以為還是在這三四年大家用功的好。如果你是誠實的，就應該懂得我的話了。我如果說要瞞了你把芳子嫁給別人，那也難怪你要不滿足。但是我敢向神立誓了說，把先生擺在面前了說，在這三年之中，決不將芳子許與那個。人在世上，全憑着耶和華的意思，罪孽深重的人間，除了靜候那全能者的審判，是沒有別法的。我現在不能就把芳子許你，我現在的心使我不能如此做。這次的事情，覺得不是合乎神的意思的。經過了三年以後，能否合乎神的意思與否，現在不能預言。但只要你的心真是誠實無欺，我想必能適合神的意思的。」

「你看！父親是那麼明白的。」時雄繼續父親的話說，「三年，等你三年，給你三年的期間，使你够得上受人信用，這話真是無上的恩惠呢。父親假使說，對於引誘人家女兒的那種壞東西，用不着再和他說甚麼，只管自領了芳子回去，你也無話可說罷。現在他說等待三年，到你的真心發現為止，不把芳子許嫁別人，真是有恩惠的話了。這比許可更有恩義，你不懂得嗎？」

田中低了頭，蹙了額。既而潸然下淚。

一室靜得如潑過水一樣了。

田中用拳去拭眼淚。時雄覺得時不可失：

「怎樣快回答！」

「像我這種人有甚麼呢？埋沒在鄉間也不要緊！」說了又拭淚。

「那不行。你這樣反抗地說，那是沒法的。今天的會合目的在各吐真心，使各方都不

難過。你既不願回去，那末只好叫芳子回去了。」

『二人同在東京不可以嗎？』

『那不可以！在監督上不可以，爲二人的將來計也不可以。』

『那末，好！就去埋在鄉間罷！』

『吶呀！我回去！』芳子震抖着淚聲說，『我是女……女人……只要你給我有成，我埋在鄉間也不要緊。還是我回去！』

一室復沈默了。

過了一會，時雄改了調子：

『說雖如此，你爲甚麼不回西京去呢？把一切一五一十地向神戶的恩人說了，認了以前的不是，回到同志社去不好嗎？因爲芳子志願文學，你也非從事文學不可，這殊可不必。當作宗教家，當作神學者，當作牧師，大大地做一番事業，也可以罷。』

『宗教家是不想再做了。自己不是值得向人說教的那樣了不得的人……所難過的是，苦了三個月，因某親友的周旋，總算已略有衣食的路了……不忍棄了再埋在鄉間去。』

三人繼續談判，議論告了一個小段落。田中約今夜與親友商量了明後日再確實答覆，先自回去。時計指着下午四時，冬天的日脚已近黃昏，方才在左室隅映照着的日影，不知在甚麼時候早消失去了。

一室只剩了父親與時雄二人。

『很不是爽直的人哩！』父親不覺這樣說。

『很形式的，很不得要領。再能爽快些明明白白地講就好了。可是……』

『中國地方的人，不能這樣。人小小地，裝模裝樣地，慣於鑽別人的破綻。與關東東北

的人，就全然不同了。錯的就錯，是的就是，很能吐露真情。要那樣才好。總之不行，用了小聰明，小理由，啜啜地哭泣那樣兒……」

『是的，真有這種情形呢。』

『你看！明天決不肯快諾哩。仍要用這個那個的理由，說不能回去哩。』

時雄忽然對於二人的關係在胸裏發生起疑惑來。田中的頑強的主張和那儼然有占領芳子的權利的態度，就是使時雄起這疑惑的原因。

『那末，你對二人的關係，觀察如何？』時雄向父親。

『這個，總不能說沒有關係罷。』

『現在，我覺得有確切知道的必要。叫芳子自己來作嗟峨之遊的辯解罷。據她說，這次的戀愛是在遊嗟峨以後才成立的。應該有可以做證據的信件呢。』

『啲呀，那也不必……』父親雖相信會有關係，似乎很怕知道這確是事實。

事不湊巧，芳子恰送茶來。

時雄把她叫住了，脅迫着說，該有可以做證據的信件罷，爲要證明自身的潔白，請拿出那時前後的信來。

芳子聽了突然臉紅，臉上態度上都歷歷地現出無所措的神情。

「那時候的信，前幾天都燒掉了。」話聲很低。

「燒了？」

「呃，」芳子俯首。

「燒了怕不會罷。」

芳子臉愈紅了，時雄不禁激昂，事實用了可怕的勢力，向他胸內刺入。

時雄起身到廁所裏去。覺得心胸悸動，頭腦昏眩。「被騙了！」的一念，猛然衝上心頭。出了廁所，見芳子正戰戰兢兢地在那里——室門口立着。

『先生——真的，我已燒掉了。』

『騙誰啊！』時雄叱罵似地說了，走進室內，把門重重地關攏。

父親吃畢晚飯返旅館去了。時雄這一夜的煩悶，非同小可。覺得被騙了，木已成舟，甚麼都無法想。芳子的靈和肉——她的全部被一學生奪去，而自己還一心地替她們的戀愛盡力周旋！一想到此，愈加憎恨起來。覺得橫豎如此——橫豎已失身於那男子了的，自己也何必尊重她的處女的貞操呢？該大着了膽去出手，把肉欲滿足的。想到這裏，一向天人似地崇拜着的芳子，也和娼妓一樣，不但身體，連那美麗的態度表情，也都覺可憎了。時雄一夜煩悶得幾乎不曾入睡，各種各樣的感情，像烏雲似地湧起，他用手抑住了胸前，想索性給我這樣罷。橫豎已被那男的污了身體的。設法叫男的回到西京，利用了她的弱

點，把她占領了罷。於是，種種的情形，在頭腦裏浮出——乘芳子在樓上睡着的時候，如果自己偷偷地上去把刻骨的相思說明了如何？或許要危坐了苦言勸阻，或許要大聲叫喚，或許會被熱烈的情所動，爲我犧牲的。假定犧牲了，第二天早晨怎樣呢？在明亮的日光之下，怕難以相見罷。怕要餓了朝食臥到日晏罷。這時，忽然記起莫泊桑的短篇父親來。在那作中所會痛切感到的，是少女失身於男子後痛哭的狀況，現在又記起來了。想到了此別方面來了和此黑暗想像抵抗的力，雙方在心內苦戰。煩悶之上又加煩悶，懊惱之上又加懊惱，翻來覆去地聽着時計打二時三時的聲音。

芳子也不用說是煩悶的。早晨起來的時候，臉孔呈蒼白色，朝飯也只吃了一碗，似乎怕看見時雄。芳子的煩悶，與其說是秘密洩露，似不如說是覺悟不該隱瞞的煩悶。午後說要暫時出去一會，時雄這日不會到社，不許可她。一日就這樣過去了，田中也沒有甚麼回話來。

午飯，晚飯，芳子都未曾吃，說是吃不下去。一家充滿了陰鬱的氣象。妻見了丈夫的不高興和芳子的煩悶，很是難過，以為：不知甚麼了，照昨日談話的樣子看來，似乎萬事已快圓滿解決了的……妻說一碗都不吃，怕要肚餓，上樓去勸。時雄沈了臉孔，看着寂寞的顏色喝酒。既而妻下來了，時雄問在做甚麼。據說：暗暗地，燈也不點，俯伏在案上，前面攤着未寫完的信。信給誰的信？時雄勃然了。這樣的信寫了也枉然：想去把這意思宣告她，就大步地踏上樓去。

「先生！對不起！」

即聽到這樣懇求的聲音，人仍伏在案上。

「先生！對不起！現在，請等一會寫了信送給你。」

時雄下樓來了。過了一會，妻叫女僕上樓點燈去，下來的時候，拿了一封信遞給時雄。
時雄急忙地讀：

先生！

我是個墮落女學生。我利用了先生的厚意，把先生欺了。自知罪無可恕，請先生憐我穉弱！先生所教我的明治女子的責任，我未曾實行，我還是舊派的女子，未曾有實行新思想的勇氣。我會和田中約過：無論如何，這事決不告訴別人，過去的事情說也無益，此後繼續純潔的戀愛的。但是，先生！我一想到先生的煩悶都是爲了我的緣故，不沉默而自諱。今日爲了這煩悶了一日了。先生！請憐憫我這可憐的女子！除了依賴先生，在我已沒有別的路了。

芳子

時雄更覺如入地洞了。拿着信立起身來，在他激震的心裏，已無餘暇考察解釋芳子的所以敢懺悔的理由——把一切自白了來依賴的態度。提高了脚步踏上樓梯，在芳子伏着的案旁儼然坐下：

「既經如此，就沒法了，我也不能再幹甚麼。把這信還了你。關於這事，無論對誰，誓守祕密。你對於我爲師的信賴的態度，總算不愧爲日本的新女子。但是，事已如此，你就應該回去，今晚——立刻回到父親那里去罷。還是一五一十地向父親說了，趕快回去的好。」

於是，吃好飯，就換了衣服出門。芳子心裏原有種種的不平，不服，和悲哀，但是對於雄嚴重的命令，也無法違背。從市谷乘上電車，二人相並坐下，只是默無一語。到山下門下車，走到京橋的旅館，父親恰巧沒有出去。於是就一五一十地——父親並不特別動怒，唯似乎想不同伴回去，可是也沒有別的辦法。芳子不哭也不笑，似在吃驚於運命的難料。時雄曾向父親提出譬如把芳子棄掉了讓他處置的話，父親以爲：本人如果願捨棄父母，那末不知道，在普通狀態之下，難以允許。芳子自己也沒有願捨了父母反抗回里那樣的決心，於是時雄就把芳子託付了父親自己回來了。

十

田中次晨來訪時雄，不知大勢已定，還想滔滔地說自己不便回去的理由。依了靈肉共許的戀愛的常例，表示不願分離。時雄臉上顯出得意的神色：

「啾呀，這問題早已解決。芳子已一五一十地如數說明了。才知道你們是欺騙我的。了不得的神聖的戀愛啊！」

田中的臉色突然改變，羞恥之念，激昂之情，絕望之苦，同時在心頭湧上，他不知要怎樣說才好了。

「已經沒有別法，」時雄繼續說，「我不能再與聞這戀愛，不，已討厭了。已把芳子交

給父親監督了。」

田中默然坐着，在那蒼白的臉上，歷歷地可看出肉的戰慄。忽而行禮告辭了出去，似乎不能再留在這裏的樣子。

午前十時，父親陪了芳子來。說準今夜六時趁快車回去，把手頭的東西取去，其餘的行李託在後代爲運送。芳子就上樓到自己房內去開始整理行李。

時雄心情雖亢奮，但比之從前，却覺輕快。此後相隔二百餘里的山川，不能再常見那美的風姿，覺着不可名狀的寂寥，但一想到居然把自己所戀的女子從敵人手裏奪回交給父親，至少也是愉快的事。時雄便與父親快樂地談種種的話。父親也和普通鄉下紳士一樣，有書畫骨董癖的，愛雪舟、應舉、容齋的畫，和山陽、竹山、海屋的字，藏着真蹟很多。談話不知不覺地傾向到這方面去，平凡的書畫談，在室中熱鬧了一時。

田中再來，說要見時雄。時雄把內室門關了，走到外室見他。父親留在內室，芳子自在

樓上。

「要回去了嗎。」

「呃，總要回去的罷。」

「芳子也一塊兒？」

「是的罷。」

「在甚麼時候能說給我知道嗎？」

「這現在不便說。」

「那末，暫時也好……不能讓我再見一見芳子嗎？」

「這恐不能罷。」

「那末，她父親住在哪里？請把地址告訴了我。」

「這，我也不知道應該告訴你和不應該告訴你。」

口中找不着頭路，默然坐了一會，就告辭了去了。

午餐在客室陳列好了。因為從此就要別離，主婦很講究地把肴饌料理。時雄也想三人同餐，作別離的紀念。可是芳子却總說吃不下，主婦去勸誘仍不肯來。於是時雄親自上樓去。

只開着東首一面的窗，暗暗的室中，雜亂地散置着書籍、雜誌、衣服、帶類、瓶類、籐篋、皮箱等等的東西，幾乎放不下足。在觸鼻的塵埃的氣息中，芳子哭腫了眼把行李整理着。和三年前抱了沸騰的青春的希望到東京來的時候相較，何等的悲慘，何等的暗黑！想到傑出的作品，一篇都未曾成就，就到了非回鄉不可的運命，要不悲傷難過，也不可能了。

『已經預備好了，去吃了如何？暫時將不能再在一塊兒吃了哩！』

『先生——』芳子哭出來了。

時雄也傷感起來。猛烈地自己反省，曾否盡了為師的溫情和責任。他寂寥得幾乎要

哭了。光線暗淡的一室，在散亂的書籍和行李間，所戀的女子流着歸里之淚：對這光景，甚麼慰藉的言語都說不出來。

午後三時，三部車子到了。車夫把籐筐、皮箱、布袋裝上車去。芳子披了栗殼色的外衣，髮上戴了絲結，眼睛哭得腫腫地，握住送出門去的主婦的手：

「師母！再會！……我，還要來哩，還要來哩，哪里能不來！」

「真的，請再來過了一年光景，一定要來呢！」主婦說時緊緊地回握了她的手，眼裏流出淚來。同情之念，充滿了慈弱的主婦胸裏。

父親在前，其次是芳子，再其次是時雄，三部车子在冬日薄寒中出發了。主婦和女僕，捨不得似地目送着後影，在再後面立着的鄰家的主婦，見了這突然的出發，以爲是甚麼了，很驚訝地看着。小路的轉角上，還立着一個戴茶色帽的男子，芳子向他作了二三次回顧。

車從麴町大路向日比谷進行的時候，時雄忽然想到現在的女學生來：芳子坐在前面車上，高頭髻，白髮結，以及那苗條的略向前傾的姿態，這樣的裝束，在這樣事情之下，隨下行李，被父親帶了回去。像這樣的女學生，世上當也不少罷。芳子——那樣意志堅強的芳子，尚陷到這樣的運命，教育家們的對於女子問題的嘈雜，也不是無理的事了。時雄把父親的苦痛，芳子的啜泣，和自己生活的荒涼，一一思忖，路人之中，也有對於這滿載了行李，由父親與中年男子護送着的花貌的女學生，當作一種有味的事情來目送的。

到了京橋的旅館，把行李集取，賬目算清。這旅館就是芳子隨父親來京時所耽擱過的那家，時雄曾到此來訪過父女二人的。三人撫今追昔，雖都難免感慨萬端，但是却大家不露出來。五時到新橋車站，進了二等待車室。

人衆雜沓，混亂喧擾，去者和送者，心情都爲「不寧」，樓板的足音，特別在旅客胸裏引起反響。悲哀、喜悅與好奇心，在全車站各部分旋渦似地捲流着。人一刻一刻地加多，六

時出發的神戶快車乘客特別多，不久，二等待車室中也就呈了肩摩轂擊的光景了。時雄在樓上的食物店裏買了兩盒牛肉麵包遞給芳子。車票和月臺票都買好了，行李票也取到了，大家只等車開。

這許多人裏面，怕有田中呢：三人都這樣想。可是却未曾見到他。

鈴鳴了，羣衆都向軋票口擠入，大家急於想早乘入車去，真是混雜非常。三人掙扎着走進月臺，入了最近的二等車中。

旅客不斷地進車來，有想在長路中睡眠的商人，有似回鄉去的軍官，還有滿口大阪土話，喋喋不休的婦人們。父親把白毛氈長長地鋪了，將手提箱擺在一旁，和芳子並着坐下。電燈照澈車內，芳子的白臉孔望去好像浮雕。父親來到窗口，丁寧道謝從來的照顧，且關於以後的諸事，作種種的囑託。時雄戴了茶色呢帽，着了魚子形三紋（紋是日本外掛上的章。三個叫三紋，五個叫五紋。——譯者注。）的外掛，只管立在車窗外。

車快要開了。時雄想到父女二人這次旅行，想到芳子的將來，覺得自己和芳子有着不盡的緣。如果沒有妻，不用說，自己一定能娶芳子了的。芳子也大概樂爲自己的妻的罷。能爲我作理想生活，文學的生活，以及難堪的創作上的煩悶的慰藉者罷。像現在的荒涼的苦悶，也能給我救出罷。又想起芳子對妻說過的『爲甚麼不早出世，我如果在師母出世的那時候，多少有趣……』的話來。娶芳子爲妻，像這樣的運命，難道永久沒有了嗎？呼這父親爲岳父，像這樣的機會，不會有了嗎？人生很長，運命的力，常使人不可思議。唯其不是處女——曾破了貞操，反容易作已有子女的中年男子的妻，也未可知。運命，人生——曾經教過芳子的屠格涅夫的勃寧與派潑林在時雄的胸中浮上來了。俄國大作家所描着的人生的意味，似乎至今才痛感到。

時雄背後有一大羣送行的人。不知甚麼時候來的，人的盡處，柱旁立着一個戴舊呢帽的男子。一見到了他，芳子心悸，父親不快。可是一味空想着的時雄，却夢也不覺到他後

綿被

面有這男子在。

車長吹叫子了。

車開動了。

缺

页

缺

页

靛的天鵝絨被口裏哭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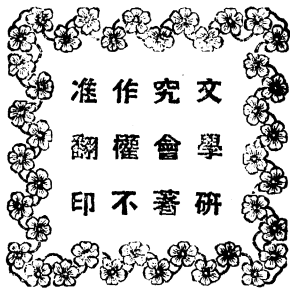
室中昏暗，窗外風怒吹着。

綿被

一百九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F U T O N
 By
K. TAYAMA
 Translated by
M. C. HSI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綿被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日本田山花袋
 譯者 夏丏尊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文 學 研 究 會 叢 書

一 生 二册 一元二角

徐蔚南譯 此書為法國自然派大作家莫泊三之傑作述一富於感情的貧家少女初以她的幸福願望於其夫其夫竟遭橫死後又願望於其子而子亦不肯夙願未償已成老婦女之一生消磨於希望與失望之循環中雖寫一家一人而實暗指人世諷筆極為明暢

盲樂師 一册 七角

張亞權譯 此書為俄國文學家克羅連科之著名小說是一本精密的心理分析的作品敘述一個生而盲目的人怎樣藉聽覺觸覺等的印象方在心理智識道德和社會各方面發展怎樣願意領受着趨向着一生無福享受為造化所吝而不與的「光明」描寫盲人的心理非常精微入理

旅 途 一册 六角

張聞天著 此為張君所著之長篇小說書中主人翁鈞凱為一熱情的青年因愛國而喪身他又同時還受許多熱愛的風波文筆爽利動人結構嚴謹

詩 學 一册 六角

傅東華譯 本書為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名著古典主義的文學批評的聖經在歐洲文壇上影響極大傅君以忠實之筆譯為中文未復附傅君所作之「讀詩學旁札」詳述詩學的版本時代背景及引例的攷略實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相鼠有皮 一册 五角

顧德隆編 是書英國高斯華綏的戲曲傑作地方色彩很淡編者特取而改譯之以便表演於中國舞臺此劇暗諷歐洲大戰寓意深刻諷指恰當結構上頗多精彩之處

三姊妹 一册 四角五分

俄國柴霍甫著 曹靖華譯 三姊妹為柴氏的重要劇本之一結局很為悲慘者查察到人生的深處並且暗示我們在現世是不能即刻建設一種健全而且有意義的新生活了只有為將來人們的幸福而工作

文學研究會叢書

太戈爾傳

一冊 五角半

鄭振鐸編 太戈爾爲現代最大的印度詩人也是我們中國人最熟悉的世界詩人之一但他的生平及思想尙無專書以敘述之此書爲鄭振鐸君根據好幾部太戈爾傳記評論及他自己的回憶錄而著成者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太戈爾的傳記

苦悶的象徴

一冊 三角半

豐子愷譯 是書爲日本府川白村所著文學論文集之一內容包含論文四篇(一)創作論(二)鑑賞論(三)關於文藝根本問題的考察(四)文學底起源

童心

一冊 五角半

王統照著 此係王君的新詩集王君六年來的詩歌全在這裏了他的詩多半是含蘊哲理的文筆却幽婉而淒美有似曼長而斷續的笛聲

倍那文德戲曲集

一冊 八角

沈雁冰等譯 倍那文德是西班牙近代劇壇的最明亮的星光曾於一九二二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金這本戲曲集包含他的劇本三篇一太子的旅行二熱情之花三僞善者都是他的代表作品

空山霽雨

一冊 三角半

落華生著 這是著者追述前事的一部散記共四十四篇並無什麼線索其中更有詩歌有小品散文文字美麗而閑雅意味雋永而醇厚實爲近來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山河淚

一冊 三角

侯曜作 這篇劇本是描寫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並借此替世界被壓迫的民族作不平鳴向帝國主義之野心家作當頭棒喝計分三幕幾度表演頗能感動觀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封 底